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天外金球


eBOOK
内网资料 免费下载

第一部：一群逃亡者的要求

这一件事情，若是要系统地叙述起来，应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白素在欧洲到亚洲的冒险经历，曲折动人。而在她以为事情已经完毕，从冒险地区回来之际，我有机会知道白素冒险的经过，却给我发现了一点小小的破绽。

而这点小小的破绽，在经过了仔细的推敲之后，竟愈来愈扩大，最后，完全推翻了白素已然得出的结论，我们两人，再一起到那个充满神秘气氛的地方去，才算有了真正的结果。

所以，在叙述这一件事的时候，整整上半部，我——卫斯理，是不在场的，那时，我正忙着别的事情。主人翁是白素。

这件事情的上半部分，不是第一人称，而是第三人称——她——为主的。请看惯了我几次叙述的朋友原谅。

巴黎的雨夜。巴黎迷人，再加上雨夜，自然更使人迷恋，白素驾着车，却绝不留意雨中的巴黎景色。

她和她父亲一起到欧洲来，可是她的父亲白老大一来，就被几个旧朋友拖住，去研究缩短新酿的酒变陈的办法，他们计画如果实现，那么才酿好一个月的酒，品尝起来，就像是已在地窖中藏了一百五十年一样。别以为这个研究课题简单，它却包括了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微生物、西每学等等专门学问在内，所以几个专家夜以继日地将自己关在实验中，再不见人。

那个雨夜是她决定在欧洲逗留的最后一夜，她准备回酒店去，略为收拾一下就直赴机场，可是，当她的车子，才一来到酒店门口停下，酒店的侍者，替她拉开车门的时候，两个穿着相当陈旧的西服的中年人，却抢先一步，迎了上来。

白素刚下车，那两个中年人便已到了她的身前，其中的一个，说的是生硬的中国语：“白小姐？”白素向两人略打量了一下，从这两人的衣着来看，他们无疑穷途落魄。

他们有可能是中国人，但也有几分像蒙古人。别人遇到这种不速之客拦住了去路，一定会十分不高兴，但是白素只是略一奇怪：“是的。”不料她的话才出口，那男子就突然踏前一步，将抓在手中的一条蓝色的缎带子，挂在白素的颈上。

白素在那一刹那之间，陡地想起，那种缎带子，那中年人的动作，都像是一个素有神秘地区之称的地方的一种礼节。那中年人在做这个怪动作的时候，面上的神情十分虔诚。

白素低头，望了一望颈际的缎带子：“两位有事情找我？”

那中年人道：“是。”

白素微笑道：“那我们进酒店去再说如何？外面风大，也不适宜于讲话。”

白素心中疑惑，因为她虽然肯定这两个人没有恶意，而且是有求于自己。但是这两个人的行动，身分，都十分神秘，而且，也们究竟要求自己做什么事情呢？

白素住在酒店的三楼，那是很大的套房，有三间卧室和一个客厅，如

今只是白素一个人住着，她将两人让进了会客室，两人坐了下来，样子十分拘谨。

白素脱下了皮大衣，在他们的对面坐下：“我不喜欢人家讲话转弯抹角，两位有甚么事情，不妨尽快地告诉我，我还准备趁夜班航机离去。”

那两个中年人忙道：“是，是，白小姐，我们请你看一张地图。”

白素更加愕然：“一张地图？”

一个中年人道：“是的！是的！”他一面说，一面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个油纸包来，解开那个油纸包，出乎白素意料之外的，包内的竟是一个金盒子，那不但是只金盒子，而且盒子上，还镶满了各种宝石，镶工极其精致，砌成一只狮子的图案。

白素是珠宝鉴定的大行家，她一看到这只盒子，便没有法子不发怔，因为那上面一颗大红宝石和一块大翡翠，都是国际珠宝市场上最吃香的东西，时价是纵不会在五十万英镑之下，在两个衣着如此之差的神秘客身上，却有着那么价值钜万的宝石金盒，真是太不可思议？

那中年人，用手指按下了一粒猫儿眼，盒盖便自动弹了起来。

从那只金盒上的花纹和盒上的机关来看，这只盒子，无疑是出自中古时代，波斯著名的金匠的杰作。那就是说，这只盒子是古董，它的价值，远在它所包含的金质、宝石之上！

而这一颗东西，不是收藏在各国的帝王之家，便是在几家著名的博物院中，何以竟会在这样两个人的身上出现，而且这两个人又轻？？地将之在陌生人面前展露？

金盒的盒盖弹开，那中年人小心地，从盒子中，拈出一叠折得十分整齐的纸来——纸已经发黄，而且边缘还相当残破，一望而知，年代十分久远。

一个中年人道：“白小姐，我们是一群逃难的人。”

白素反问：“逃难的人？这是甚么意思？”

那中年人用低沉而缓缓的声调道：“我们的亡命，是轰动世界的大新闻，我们是历尽了艰辛才逃出来的，白小姐不知道么？”

白素知道了，但是白素也惊愕之极。

她在一见到那两人的时候，曾经估计他们是蒙古人，但他们不是，白素不禁暗骂自己糊涂，因为在一下车，他们将缎带子挂在自己颈上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他们是甚么人，那是他们特有的礼节！

他们自称是逃难的人，而他们的那次逃亡，举世轰动，是政治和宗教的双重逃亡。

白素呆了半晌之后才道：“原来你们是受尽了苦难的人。”

那两个中年人道：“我们本来想找令尊帮忙，令尊曾经在我们的地方，做过我们的贵宾。”

白素忙道：“是，那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他还是津津乐道，他说你们的地方，是世界上灵学研究的中心，是世界上唯一以精神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神秘地区，我和我哥哥，都给他说得心向往之。”

那中年人忙道：“白小姐如果见到如今我们的地方所遭受的摧残，那你一定不会心向往之了，你想想，如果可以忍受的话，我们怎会背井离乡跑出来，去寄人篱下呢？”

白素也不禁给他讲得惨然，长叹了一口气。

三个人静默了好一会，那中年人才道：“可是令尊说他没有空，并且说

他老了，也不能再做甚么事了，他要我们来找白小姐，说白小姐的身手、本领，还在他自己之上，所以我们才冒昧来求的。”

白素苦笑了一下：“那么，你们究竟想要我作甚么呢？”

那两个人道：“我们这次逃难十分仓皇，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也就是生死存亡的关头，而我们还得躲避骑兵、飞机的追袭，幸亏沿途有人帮忙，才算逃出了虎口，但是，由于出走时的仓猝，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东西，忘记携带了！”

白素皱了皱眉头，并不出声。

那两个人顿了一顿：“所以，我们想请白小姐代我们去将那件东西取出来。”

这一个要求，是白素万万意料不到的！

那中年人说着，把那张纸在几上摊了开来，从它不规则的形状看来，白素知道那不是一张纸，而是一张羊皮。

白素连忙向那张羊皮看去，只见羊皮上，有许多蓝色和红色的线条，乍一看不知是甚么东西，看得久了，勉强像一张地图。

这时，另一个自袋中取出了一只小小的金盒子来，揭开了盒盖，将小盒子放在几上。

盒子中是四颗钻石，每一颗钻石，都在十克拉以上，而且颜色极纯，在灯光下发出炫目的光彩。

那中年人道：“这四颗钻石，是我们送??白小姐的。请你把我们遗下的东西取出来。”白素呆了一会，苦笑着，道：“我有那么大的神通？你们不是不知道那地方的情形。”

那中年人叹了一口气：“白小姐，我们是请你勉为其难。”

白素摊了摊手，道：“我实在无能为力，你想，你们那地方，现在有多少武装部队在？我一个人，就算带一颗原子弹进去也不行！”

那两个中年人互望了一眼，面上现出了极其难过的神色来。

他们没有再说甚么，只是每一个人都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收拾好了东西，就默默地离开。白素也感到十分不舒服，她在两人走了之后，在房间中踱了几步，走到宽大的阳台上。

她站在阳台上，向下看去，只见那两个人刚好从酒店的大门口走了出去。

白素想起未能给他们两人以任何帮助，心中正在十分难过，忽然之间，只见对面街，又有两个人，向这两个中年人迎了上来。

那两个人，到了中年人的面前——他们的出现，并未引起白素多大的疑惑，因为白素估计，那四个人可能是同伴，可是，自对面街迎上来的两个却来得太近了，而且，那两个中年人略停了一停，然后又向后退了一步，像是突然之间，受了震惊。

但是他们只退了半步，便停了下来。

白素自上面望下去，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四个人的动作，但是却看不到他们面上神色的变化。

然而，白素却下意识地感到，在那两个中年人后退半步的时候，他们的面上，一定现出了十分吃惊的神色来。

那两??人再逼前半步，便分了开来，一边一个，站到了那两个中年人的身旁，然后，一齐向前走去。

这一切，只不过是半分钟的事情，他们四人，迅即转过了街角，看不见了。

然而，就在那半分钟的时间内，白素已足可以看得到，那两个中年人，是受了自对面街迎上来的人的要挟而离开去的！

白素没有多作考虑，立时转过身，冲出了房间，她来不及用升降机，从楼梯冲下去。她未能答应那两个中年人的要求，心中已感到一股说不出的歉意，而今那两个中年人又分明遭到了危险，她绝没有坐视不救的道理。

白素的动作十分快，她转过了街角，便看到一辆大型的汽车，恰好发动，而车中，那两个中年人正被另外两个横眉怒目的汉子，夹在当中。

出乎白素意料之外的，那两个人，竟也是黄种人！

白素呆了一呆，她几乎要以为自己弄错了，但是，她还是在那辆汽车刚开始滑动的时候，便射出了两枚小小的飞镖。

那种飞镖是由她自己设计的一种特殊装置拨出来的，锋锐的尖端，可以射穿一分厚的钢板！那两枚钢镖，射穿了汽车的两个后胎，便那辆车，猛地震动了起来。

白素连忙赶了过去，可是她才踏前一步，自汽车中便有一柄手枪从窗口伸了出来，紧接着便传来了“拍拍”两声响。

白素早在枪口扬出车窗之际，便突然一个打滚，滚向前去。

那两枪并未曾射中她，子弹直嵌入对面街的墙中。

白素？？出了几？？，立时跳了起来。这时，汽车的车门打开。

被打开的车门，是在和白素滚向前去相反的一面，坐在司机位上的一个人，以及夹着那两个中年人的两个人，自打开的门中，向外跳了出来。

等到他们跳出来时，白素已然扑到了车边，那三个人并没有甚么动作，他们只是迅速地向前，奔了出去，白素本来是想向前追过去的。

可是，当她看到车厢中那两个中年人时，她便站定了脚步。

车厢中的两个中年人，面上的肌肉可怕地抽搐着，他们显然是在忍受着极度的痛苦！

而他们的胸口，各有一个子弹孔，鲜血就在子弹孔中流了下来。

白素的头刚一探进窗口，一个中年人头一侧，喘着气：“他们没有得到，所有的东西，我们……仍然放在你的房中……的椅垫下，白小姐，你要帮助……我们……”

白素实在没有勇气去拒绝一个临死的人的要求，她急忙点了点头。

那人的面上，竟现出了微笑来，然后死去。

这时候，有一个法国男子来到白素的身后，放肆地伸手抱住了白素的纤腰：“小姐，有甚么要我帮忙的？”

白素身子一转，便已转到了那男子的背后，伸手一推，将那男子的头，推进了车窗：“有的，你去通知警察吧！”

她讲完了这句话，连忙退了开去，至于那男子见了车中的那两个死人之后，是如何地惊异以及他如何答覆警方的盘诘，白素都不理会了，这也可以作为他轻薄的一种惩罚。

白素在人群中穿出去，到了酒店之中，在椅垫下找到了那几件东西：一只镶有宝石的金盒、羊皮图，那放有四颗钻石的小盒子和一封信。

事情的变化来得太突然，她既然已向那个垂死的中年人点过头，那么她非卷入这个漩涡之中不可了！

她以最快的速度收拾了自己的行李，而将那两个中年人留下的东西，藏在身上，又由楼梯下楼，避免被人察觉，上了自己的车子。

她绝不想被法国警方找到，是以她镇静地，以正常的速度，向机场驶去。

到了机场，她才和白老大通了一个电话。

白素知道她目前的处境十分恶劣，她希望在她的父亲处得到帮助！

可是，白老大的回答是甚么呢？

白老大的回答是：“别来打扰我，我正在替全世界的酒鬼作服务，在作惊人的研究！”

白素叹了一口气。放下了电话，当她一转身，准备走出电话间时，却看到在不远处站着两个人，正迅速举起了他们手中的报纸！

这两个人分明是在监视她的！她离去得如此之快，但居然已经受了监视！

她向机场敖设的餐厅走去，坐了下来。她刚一坐下，立时便发觉那两个笨拙的跟踪者，也跟了进来。

白素并不理会他们，咖啡来了之后，她慢慢地呷着，她想起那两个中年人遗下的东西中，有一封信在，那封信不知是甚么意思？

照说，在公众场所，去看一封明知有着十分重要关系的信，十分不智。

但是也正因为是在公众场所，监视她的人可能认为她在看的是一封无关重要的信，而不加注意。

白素打开了信，信是用英语写的，可能是在白素答应他们所请之后，才交给白素的。信中写着：

一、请立即动身，到加尔各答甘地路十九号的住宅中，和宗赞博士接洽，他会转告你详细的一切。

二、请小心，佛会保佑你，你若是成功了，那你替我们做了一件无上的功德。

三、四颗钻石，阿姆斯特丹方面的专家估价是八十万英镑，如果要出售，请和阿姆斯特丹的晨光珠宝店店主接洽。

白素看完了之后，将第一条上提及的那个地址记住，然后，将那信撕成了极碎的碎片，离开了餐厅，上了飞机。

等到她在飞机上坐定之后，她才觉得真正安全了，她在考虑，飞机在下一站停下的时候，她便要转机，直飞到加尔各答去。飞机的搭客陆续上来了，在白素旁边坐下的是一个中国人。

那人约莫四十上下年纪，风度十分好。空中小姐将他引到座位上的时候，称他是“周法常博士”。这个名字令得白素肃然起敬。

因为谁都知道周博士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周博士似乎不怎么喜欢讲话，一上飞机就在闭目养神，一直等到飞机上升，空中小姐也忙过了一阵子之后，周博士才睁开眼来，将他手中的一本书，放在白素的膝盖之上。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得白素陡地吃了一惊。

白素首先向这本书看去，一看之下，她更是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那本书的封面之上，用中国字潦草地写着：白小姐，我们要谈一些话，请别吃惊！

第二部：研究神宫地图

白素在极度的惊愕之中，反倒显得十分镇定，她将那本书放回在周博士的身上。然后才道：“好吧，由你先开始好了。”

周法常道：“为了你自己的安全着想，将得到的东西拿出来。”

白素伸了一个懒腰，放低了坐椅的背，转头朝着窗外，不去理睬周法常。

从表面上来看，白素十分镇定，像是根本不将事情放在心上。

然而，她的内心，却异常焦急。她知道，对方已张开了一张大而严密的网，自己已经置身在这张网中。在网边未曾收紧的时候，自己或者还可以左冲右突一阵。

但是，一等网收紧了之后，就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

该如何冲出这张网呢？

而且，使人怀疑的是，何以对方对那两个人交给自己的东西如此重视？那两个人所说的，有一件极重要的东西留在他们的地方，忘了带出来，那又究竟是甚么东西呢？

白素的脑中，敲成了一片，飞机飞得如此平稳，但是她却像是处身在惊涛骇浪之中一样，难以平伏心中的思潮。过了许久，她偷偷转过头去，却看到周法常正目光灼灼地望着她。

白素一面在迅速地转念，一面紧紧地抓着手袋。

她知道对方要的东西，并不是那四颗钻石，而是那一张地图！

那张地图，自己该放在甚么地方才好呢？

她突然站了起来，向洗手间走去。当她在窄窄的飞机走廊中穿过的时候，她发现至少有六七双眼睛，在注意着她。

对方在飞机上布置了那么多人，这本是在她的意料之中的，她到了洗手间，将那只宝盒，打了开来，将那张地图，尽量地卷小，摺成了一团，塞进了她的发髻之中，藏了起来。

当她自觉得没有甚么破绽的时候，她才走了出来，回到了座位上。

周法常有礼貌地让开了些，给她通过，甚至他的脸上，还带着十分客气的微笑！

白素的心中，仍然十分乱，她藏起地图，然而那绝不是根本应付的办法！

因为如果她落到了他们的手中，地图就在她的头发中，焉有找不出来的道理？

白素在思索着，下了飞机之后，在罗马，他们将如何对付自己呢？

白素甚至希望飞机永远在飞行中，永远也不会到达罗马。

但是那究竟是十分幼稚的想法，飞机还是依时到达了罗马机场！

她可以有六个小时的休息，然后再搭乘另一班飞机到土耳其的安卡拉去。在安卡拉，再转飞印度的加尔各答，去找她要找的人。

白素在巨大的飞机滑行在跑道上的时候，才再度开口：“你甚至不知道你向我要的是甚么东西，是不是？”

周常道：“那倒不至于，我知道那是放在一只宝盒之中的一张地图，根据这张地图，就可找到一种东西。”

白素冷然道：“那是甚么？”

她在问的时候，虽然充满了毫不在乎的神气，但是她心中着实想知道那究竟是甚么。

周常道：“那我真的知道了。”

飞机停下，机门打开，白素慢慢地向前走着，当她来到了闸口的时候，前面并排在走着的三个人，转过头来，对她发出了不怀好意的阴险笑容，令得白素陡地站住了脚步。

也由于她是突然之间站住的，一辆行李车驶了过来，几乎将她撞中！

行李车的司机高叫一声：“小姐，小心！”

白素转过头去，也就在那一瞬间，她的心中，陡地亮了一亮！

她猛地向前冲去，手中的皮包，用力向上，摔了过去，打在那司机的面上，那司机绝对防不到如此美丽的一位东方小姐，在忽然之间，会有这样的行动，他的身子突然向后一仰。

白素再向他的胸口顶了一肘，司机便从座位上直跌了下来，白素跳上了行李车，向前一直驶了出来。刹那之间，机场之中，大乱而特乱了起来。

白素驾着行李车，横冲直撞，当然，她不可能冲出机场去，警车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她立即被带上了一辆警车，直驶警局。

白素绝不反抗，十分合作。到了警局之后，她才提出了要求：“我要见米苏警长。”

她坚持她的要求，直到她见到了罗马市警局的局长，也是意大利警政上极有地位的米苏局长。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局长先生，我是卫斯理的未婚妻。”

米苏局长愕然，看来他不知是应该致歉好，还是表示惊异的好。

卫斯理当然不是甚么要人，但是却曾在年前，替意大利警方，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使得纵横欧洲的黑手党精锐损失殆尽。

这件事，使卫斯理在意大利警方的档案中成为一个特殊人物，意大利警察总监督曾下过一项特别的命令，那就是卫斯理以后就算在意大利境内犯事，也要受特别的处理。

这些事，白素是全知道的。所以，那个机场行李车的司机才会捱了打（事后，在警局中，白素在那位司机的脸颊上吻了一下，表示歉意，那位司机说愿意每天都捱上十次打），白素才会来到了警局，才会坚持要求见米苏局长。

因为唯有这样，才是摆脱追踪的最好也最简单的方法！

在白素会见了米苏局长的两小时后，她化装成一个女警。

然后，她登上例行的巡逻车，并不是向机场，而是直到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坐上船，去的地方更妙了，她回到了法国，在马赛登陆。

然后，她再从马赛到巴黎。这是在捉迷藏？的确是在捉迷藏，只不过那不是小孩子的游戏，而是残酷的生死之斗！

在白素又回到巴黎的时候，某方人员在向印度猛扑，撒下了天罗地网，等候白素钻进网中去。可是白素在他们万万想不到的地方，她仍然在巴黎。

白素在巴黎郊外的一幢洋房深居简出，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便是研究那幅地图。

当她在酒店中，第一次看到这幅地图时，觉得上面只是许多交叉的线条，红色蓝色，看来令人莫名其妙。然而当她再度展开地图时，她看到的地图上，有着一行她所不认识的文字。

她不得不去打扰她的父亲，由于要研究使新酒在短时期内变得香醇的办法，白老大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正终日在醉乡之中过日子。

但白老大还是认出了那行字来，那行字是：神宫第七层简图。

（“神宫”是笔者杜撰的一个名词，那纯粹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之故，但事实上，将那座宫称之为“神宫”，也十分恰当。）

虽然说是“略图”，但也看得人头昏脑胀。在地图的右上角，一个红色的小方框中，有金色的一点。那一点金色，可能是真用金粉点上去的，因为它金光灿然，十分抢眼。

而在那个小小方框之旁，又另有一行小字，白老大看了半天，总算也将之认出来了，那是：神赐的金球，天赐给的最高权力的象征，藏在这里。

这两行字经白老大翻译出来了之后，白素除了苦笑之外，实在不知道做什么好！

她当然明白，那两个人要她潜入去取的，就是那个所谓“神赐的、天赐的最高权力的象征”的金球了。那本来就是宗教气氛浓于一切的地方。宗教领袖被迫逃亡，如果竟没有“神赐的权力象征”的话，那么在他的流亡生涯中，对本土的影响自然要减少。相反地，如果逼走宗教领袖的对头，得到了“天赐的权力象征”的话，自然也易于收拾局面。

这一件东西，关系的确极之重大！

白素在那幢不受人打扰的洋房中，专心一致地研究那地图。半个月下来，她已经初步看懂了那地图上的一些奇怪符号。

那地图上的红线，白素假定是明的通道，而蓝线则是暗道，因为蓝线错综复杂得多，几乎连着每一小方框（小方框，白素假定那是房间）。而圈形的符号特多，大大小小都有。

因为那是神宫，所以白素假定那是神像。而小方框的缺口，当然表示那是门了。

在众多的蓝色的线条中，有一条之旁，有一个箭头，白素假定那是起点。而那是在两个大圆点之中的。也就是说，白素的假定成立，那么白素在进入神宫的第七层之后，从两个大神像当中，便可以找到暗道的入口处。

白素仍然不免苦笑，因为问题是在于，她几乎没有可能进入神宫！

神宫建？？在那个地方的一座山上，这座神宫，称之为“神的奇迹”是绝不为过的，它的宏伟壮丽，比埃及的金字塔不遑多让。

而那地方，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区之一，全是险峻的山路，而且那地方是一个战场，想进入这个地方，到达神宫，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虽然她绝不是轻诺的人，而她也的确曾经在那个人临死之际答应过人家，但是她仍然不准备履行诺言，她自觉是有权利这样做的，因为这？？本是不可能做的事情。

她只是准备在到了加尔各答，见到了那封信上要自己去见的那人之后，将地图和钻石交给那人之后，便算结束了这件事。

二十天后，白素几乎不带什么行李，她只是利用了两个假的小腿肚，将那地图，和四颗钻石，分别藏了起来，而将两只盒子，留在巴黎一家银行的保险箱中。

那种假的小腿肚，和人的肤色完全一样，贴在小腿上，令得她原来线条美丽的小肌看来稍为肥胖一些，可说天衣无缝。

白素坐夜班飞机离开巴黎，她仍然采取那条航线，这一次，在整个飞往罗马的航途中，绝没有人来骚扰她，因为她不但曾经化妆，而且使用了一个新的护照，连名字也改了。

从罗马到安卡拉的途中，也安然无事。

一直到了加尔各答，白素相信自己已成功地摆脱了跟踪。

但她在步出加尔各答机场之际，仍然有点提心吊胆。她知道在印度，和她此行敌对的一方，势力更大，她若不小心提防，只怕每跨出一步，便可能跨进一个陷阱之中。

加尔各答对白素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城？？，她召来一辆出租汽车，要司机驶向在巴黎的时候，那男子留下的信中所告诉她的地址。

白素在上车子之后，心情轻松，因为她一见到那个要找的人之后，只消简单地说明自己的来意、身份，再将那地图交给那人，就再没有责任了！

当出租汽车停下来时，她抬头向外看，那是一幢很残旧的房子，门关着，在门旁不远处的一株大树下，有一个老人，正垂着头在打瞌睡。

白素下了车，走到门前敲门，敲了没有几下，并没有人来开门，门却“呀”地一声打开了。

外面的阳光十分强烈，门内黑暗，以致在一刹那间，她几乎甚么也看不见。白素连忙机警地退出了一步。

这时，她眼睛已渐渐能适应比较黑暗的光线了，她看到，门内像是一个皮匠的作坊，有许多皮匠使用的工具。有一个楼梯，通向楼上，而另有一道楼梯，则通向下面的地窖。

白素慢慢地走了进去，沉着声音道：“有人么？”

她的声音，在空洞的房屋中，听来有一种异样的味道。她连问了几遍，并没有人回答她。白素来到了楼梯口，向上望去。

上面静悄悄地，也没有人声。白素略为犹豫了一下，便向上走去。她到了楼梯的尽头，发现一扇房门，出乎她意料之外的，那竟是一扇十分坚实的橡木门。

白素又在门上，敲了几下，里面没有人回答，她轻轻地握着门把转了一转，门又应手而开，白素将门推开，向室内望去。

那房门的底层，是如此陈旧凌乱，但是那扇橡木门之后，却是一个相当华丽，堪称极之舒适的一间房间，所有的家？？，都是第一流的。房间里没有人。

白素退了出来，回到了底层，然后，她向地窖走去，才走了几步，她就觉得阴暗无比，不得不在墙上摸索着向下走去，居然给她摸到了一个电灯开关，将灯亮着了。

地窖中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在正中，有一块五？？见方的空地。那空地上有一张椅子，椅子上有一个年轻人坐着。

那年轻人立时道：“我知道了，你是白素小姐，我叫萨仁，在巴黎求你的三个人中，有一个是我的叔父。”

白素的神情，显然不太相信那年轻人的话。

萨仁急道：“白小姐，我带你去见我的伯父，由我伯父的引见，你可以见到我们的领袖。”

白素仍然不出声。

萨仁叹了一口气：“白小姐，你已答应了帮忙我们，我是领你走进去的向导，因为几乎所有的道路全被封锁了，有一条小径，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所以要我带你进去，你还不信我么？”

白素并没有想了多久，便点了点头，萨仁先向地窖走了下去，白素连忙跟在他的后面。

在两大堆麻袋之中穿了过去，那地方只不过？？许来宽，两旁的麻袋堆得老高，像是随时可以倒下来。

他们两人斜侧着身子，穿出了十来？？，前面便是一只大箱子。

萨仁毫不犹豫地打开了那个大箱子的盖，跳了进去。白素也跟了进去。

原来那是暗道的出入口，箱子没有底，有一道石级，一直向下通去，通到了后来，下面是一潭污水。白素呆了一呆：“这是甚么地方？”

萨仁道：“这是一条下水道，必须从这里通出去，虽然脏一些，但这是唯一的出路，你怕老鼠么？这里有很多大老鼠。”

白素“哼”地一声：“当然不怕。”

他一面说，一面已向污水中走了下去，白素也跟了下去，水只不过？？许深，发着一种难闻之极的秽味，走出了三十来码，又有一道石级通向上。

萨仁和白素走上了石级，顶开了一块石板走出来，那是一条陋巷。

陋巷中并没有人，萨仁和白素急急地向前走着，一直转过好几条街，萨仁才停了下来：“白小姐，如今你可相信我了？”

白素略想了一想：“很难说。”

萨仁又道：“那地图，可是在你身上么？”

白素一听得萨仁忽然提起了这个问题，她陡地警惕了起来：“不在。”

萨仁没有再问下去：“那么，你可愿跟我到一处地方去？”

白素道：“那要先看这是甚么地方。”

萨仁低声道：“那地方可以称作是一个行动委员会，是专为拯救那个金球而设立的。派出六个人到巴黎去，请求令尊的帮助，也是这个委员会的决定。”

白素望着萨仁坦诚的脸：“好。”

又走出了几条街，萨仁打开了停在街边的一辆车子的车门，驾车向前驶去。一直到一幢大洋房面前，停了下来。

那洋房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当两人还未走到洋房的石阶之际，便有人迎了上来。

白素跟着他们两人，进入了一个大厅，看到有七八个人坐着，这七八个人，都穿着十分特异的服装。

白素本来一直还心存怀疑，可是，当她一看到这七八个人中的一个中年人之后，她的心就定下来了。因为她曾不止一次地在报上看见过这个中年人的相片。这个中年人，是这次政治性、宗教性的大逃亡中第二号重要人物，在这里，我们不妨称之为章摩。

那位章摩先生趋前来，与白素握手。

章摩先生道：“白小姐，我与令尊一向是很好的朋友，这次他为甚么不来？”

白素忙道：“家父说他的精力不够，是以不能应你的邀请，他是特地叫我来婉辞你的要求，那幅地图和一切，我现在就还给你。”

白素一面说着，那几个人的面色，便一直在转变着，等她讲完，章摩先生惊讶地道：“白小姐，这是甚么意思，你不是答应我们了么？”

白素听了这话，面上顿时红了一红。

章摩先生道：“你已经答应过的，是不是？”

白素只得道：“不错，但是那时候，我是为了不致使那位朋友在临死前感到失望的缘故。我根本不打算卷入这个漩涡之中。”

白素讲到这里，停了一停。

她发现所有的人，全都以一种十分异样的眼光在望着她。她自然知道，自己的话，一定已令得对方十分不高兴，甚至对她的人格产生怀疑了。

但是白素却仍然不打算改变她自己的主张，她继续道：“我觉得这件事由我去做是不适合的，你们来自那地方，有的人还曾在神宫之中居住，进行起来当然比我方便得多了。我想，我也没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

白素俯下身，在她被污水弄得十分肮脏的小腿上，取下了那幅藏在假腿肚中的地图，放在章摩先生坐位旁的茶几之上。

章摩先生伸出了一只手，按在地图上。

白素在讲话，和将地图交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声，人人都以一种难以形容的目光望着她。

白素取出了地图之后：“各位，我要告辞了！”

在她转过身去的时候，她看到有两个中年人，似乎张口欲言，但是章摩先生却举起了手，阻止了这两个中年人说话。

白素不管这一切，毅然向门口走去。

当她来到了门口的时候，才听到了章摩先生叫了一声：“白小姐！”

白素站住了脚步，由于她根本不准备再逗留下去，是以她只是停住了身子，并不转过身来。

章摩先生的声音，自她的身后传来：“白小姐，我们的族人，对于一个讲了话而又不算数的人，是十分鄙视的。”

白素的脸上又红了起来。她十分镇定地道：“我可不是你们的族人。”

章摩先生的话却十分圆滑，他道：“我相信你们一定也是同样的，言而无信，这是好事么？但是，我们没有责怪白小姐的意思，真的一点也没有。”

白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我要谢谢你了。”

章摩先生叹了一口气，白素听得她的身后，又有脚步声传了过来，同时，萨仁的声音响了起来：“由我来送你一程。”

第三部：会见大人物

白素倔强地摇了摇头：“不用了”

她一讲完，头也不回，便向外走去，急步地穿过了那个相当大的花园，从铁门中走了出去，一口气走过了两条马路，才停了下来。

她觉得刚才，在那个大厅之中所遇到的那几个人的眼光，虽然令她感到十分尴尬，但是如今总算是一身轻松了，不必再提心吊胆了。

她略略想了一想，便决定先在酒店中休息一晚，然后，就离开这里。

她召了一辆车子，到了一家中型的酒店门前，走了进去，要了一个套

房，然后用升降机，到了五楼，进了她的房间。

她需要买许多应用的东西，于是，在侍者刚一退出去之后，她又按铃。几乎是立即地，房门又被推开了。

白素正在惊讶于何以这里的侍者如此没有礼貌之际，一个冷冷的男子声音，已响了起来，道：“白小姐，我们终于见面了！”

白素陡地转过身来。

在她面前的人，已用枪指住了她！不但如此，门外又奔进四个人来，手中都有着枪！

白素无法反抗，被五个人拥着离开，上了一辆车子。

车子在十分钟后，停在一幢十分巍峨的建筑物之前，那是一间总领事馆，车子直驶了进去。白素一看到车子来到了总领事馆，心便猛地一震，立时想站了起来，但是她的左右，却都有武器指住了她！

白素这时候，心中的焦急，实在是难以言喻的。

照理她是不应该这样震动的。

白素被带到三楼，在上楼，和在走廊中走动的时候，几乎每隔几步，便有警卫在。

白素已经看出，自己要去见的那个人，一定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重要人物！

最后，来到了三楼的一间房间面前，一个警卫推开门，白素跨了进去。

那是一间光线十分柔和的办公室，十分宽大。在一张极大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人。

那人方脸，大耳，双目神光炯炯，神色十分威严。

在近门的墙边，站着两排，一共八个彪形大汉。

白素乃是柔术和中国武术的大行家，她一看到那八个人站立的姿态，便知道对方也是那方面的行家。这八个人的身上，都显然没有别的武器了。

他们八个人，当然是负保卫大人物的重任的，可是被保卫的却又不放心他们，所以不让他们带武器，白素看了这种情形，心中不禁好笑。

她走前了几步，在房间的中央，站了下来，一个老者站了起来：“白小姐，请坐，我来介绍你认识——”

他顿了一顿：“这位是张将军。”

“张将军”，那只是一个十分普通的称呼。然而在如今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中，白素几乎是一听到这三个字，便知道他是甚么人了！

简单地来说，他是一个姓张的将军，但是他却是统治着一片广大的地区，数十万人的统治者。他操着这数十万人的生死，而他的部下，这时也正在屠杀着意图反抗他和他所隶属的那个集团统治的人。

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居然会秘密地离开了他所统治的地区而来到这这里，这无论如何，是大大地出乎白素的意料之外的事。

白素略带僵硬地道：“张将军？是为我而来的么？”

张将军开口了，他的声音听来却使人有一种滑稽的感觉，和他威武的相貌，十分不合，他道：“可以说是的。”

有一名大汉搬过了一张椅子，白素坐了下来。

张将军的面上，现出了怒意，他手握拳头，在桌上重重地敲了一下：“你竟然无知到去帮助一群叛徒，真是太无知了。”

白素抗声道：“我是应该帮助他们的，而实际上，如今我却并未曾帮助

他们！”

张将军陡地站直了身子。

他甚至于还未曾讲话，原先贴墙而立的八名汉子，已一齐走向前来。

白素也站了起来，她已准备迎接最大的不幸了。

那八个大汉，来到了白素的身边之后，并没有甚么动作，他们在等待张将军的命令。

张将军目光如炬地望着白素，足足有两分钟之久，在那两分钟之中，白素几乎窒息。

然后，张将军坐了下来：“好了，那张地图，你必须交出来。”

“我已经还给人家了。”

“你以为我会相信么？”

“信不信只好由你们！”白素忽然笑了起来：“你们要地图，是不是想在神宫中去找那金球？如果是的话，那么我曾研究过那张地图，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张将军望着白素好一会，才道：“你的意思是，你记得那张地图？”

白素道：“可以这样说，我将那张地图的一切细节全都讲出来，那么事情便可以和我无关了，是不是？”

张将军手按在桌子上，他笑了起来：“如果我们对你不够了解的话，那么我们一定相信你了。但因为我们对您了解，知道您是不会做这样出卖朋友的事情的，所以我们立即可以肯定，您将胡乱替我们绘制一张地图，然后谋脱身！”

白素瞪大了眼睛，不禁无话可说了。

她心中不得不佩服眼前这个将军是一个极其精明的人！

因为刚才白素那样说法，她的目的正是想要胡乱画一张地图，使他们信以为和那真的地图一样，从而将她放走的。

然而，她的话才一提出来，她心中想的事，便已被对方知道了。在这样的情形下，她还有甚么别的话可以说的呢？她只得解嘲地道：“你们若是这样想法，那就只当我没有说过这些话好了。”

张将军站了起来，离开了他的坐位，向前走了几步，那八个守卫大是紧张，其中四个，立时奔到了张将军的身边。

张将军挥着手，看来他的样子十分得意，他道：“刚才你说，你可以凭记忆而绘出地图来，现在，我决定将你带到神宫去。”

白素陡地叫了起来：“甚么？”

张将军道：“将你带到神宫去，在那里，你必须为我们指出，我们亟需得到的东西是在甚么地方。要不然，你将受到极其可怕的待遇——这种待遇，我讲你是不会明白的，必须你亲眼看到了，你才会知道，所以你一定会和我们合作的。”

白素的面色青白，一声不出。

她的心中，思潮起伏，乱成了一片，在一片紊乱中，她多少有点觉得滑稽。因为，在这以前，她只当要进入那个地区，到达神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她做梦也想不到，她会和那个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一齐进去，一齐到达神宫！

张将军的手掌，用力地敲在桌子上：“我们立即启程！”

四个大汉拥着白素，向门外走去，另外四个大汉保卫着张将军，跟在

后面。

一路向外走去，一路只听得不断的“敬礼”之声，出了总领事馆的门口，一辆大卡车已停在门口。

大卡车前站着两个人，一见他们出来，立时拉开了车门。车门很厚，像是保险库的门。

而整辆大卡车，也可以说等于一个保险库。

车厢中布置得十分豪华，有四张沙发和空气调节，张将军走了进去，坐在一张沙发上，仍然是四个大汉保卫着他。

而另外四个人，则监押着白素，白素上了车厢，也老实不客气地坐了下来。车门关上，和外界的一切，全都隔绝了。

约莫过了二十分钟，便听得传音器中传出了声音：“报告，到机场了。”

张将军道：“驶进飞机去！”

车子又开始向前驶动，不一会，果然车子倾斜了起来，白素知道，车子一定已驶进一架巨大的运输机的机舱之中。

白素想不到那辆卡车竟直接驶进了飞机的舱中，在这样的一个车厢中，她面对着九个敌人，如何反抗？

白素心中不禁苦笑！她实是难以想像，如果自己到了张将军的统治势力范围之内，她将如何去适应那个特异的环境。她虽然没有在那种特异的环境之中生活过，但是她却知道，那是甚么样的一个环境！

白素一想到这里，忍不住要不顾一切地起来反抗，然而这时候，车厢内却起了一阵一阵轻微的震动，白素知道，飞机已起飞了！

无可奈何，她索性闭上眼睛，力求镇定。

飞机飞行了十多小时，在这十多小时中，白素享受着极其丰盛的食物，食物是直接放在车厢的食物柜中取出来的。

然后，在车厢的轻微震荡上，白素知道飞机已然着陆。过了不多久，车子又开始开动，开动了不多久，便停了下来。

白素被四个大汉押着，下了车厢。她被推着向前走，走进了一间陈设得十分华丽的房间之中。

两张宽大的沙发上，已各坐着一个人。坐在左首那张沙发上的，正是张将军。右首沙发上的那个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小胖子，头发已有些花白了，看上去有些慈眉善目的感觉。

那矮小的中年人开口了，他道：“将军，也该让白小姐单独休息一下了，明天还要起程呢！”

张将军站了起来，和那矮小的中年人，一起向外走了出去。

破例的是，张将军的身边，除了那矮小的中年人之外，没有别的卫士，而那矮小的中年人，动作十分缓慢，显然也不能起到保卫张将军的作用！

这是一个绝好的制住张将军的机会！

那时，张将军和那中年人，已来到了门口了，白素猛地跳了起来，向张将军扑了过去！

她在扑出去的时候，连下一步的步骤都想好了，她准备一手箍住张将军的脖子，然后，立即夺过他腰际的手枪，那么，她就可以控制一切了。

然而，就在她向前扑去之际，眼前突然人影一闪，几乎是立即地，她的手腕，已被人抓住！

白素也立即知道，她遇上了技击的大行家，但这时她想反抗，却已迟

了，她匆忙地劈出了一掌，然而这一掌还未曾劈中任何人，她的身子已被一股大力，涌了起来，向外抛跌了出去。

等到她跌倒在地毯上，立时一骨碌翻起身来时，她才看到，那以如此快疾的动作，将她摔倒的，不是别人，竟正是那个小蚌子。

这时，那小蚌子和张将军正并肩而立，望着刚狼狈从地上站起来的白素。

那小蚌子笑嘻嘻地道：“给你一个教训，你也是技击专家，刚才我那一摔，如果用得力道大些，你会有甚么结果？”

白素又是生气，又是沮丧，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从刚才小蚌子的身手看来，他分明是一个武术造诣极高的高手！

白素立即道：“你是谁？”

那中年人笑了起来：“你当然记不得我了，但是有一年过年，我却还见过你的，那时你只四五岁，穿着一件小红袄，可爱得很，你的父亲说他最喜欢你，当然，这一切，你全都不记得了。”

白素“哦”地一声：“原来如此，你现在已变成新贵了。”

那小蚌子摇了摇头道：“你言重了！我相信你父亲一定曾向你们提起过我，我姓钱——”

白素一听到“我姓钱”三个字，心中陡地一震，那三个字，像具有一股极大的力量一样。

在她发呆时，小蚌子和张将军退了出去。

白素呆呆地站了片刻，又颓然坐了下来。

她坐了下来之后，好一会都没有动弹。

小蚌子一讲出了“我姓钱”这三个字，白素便已然知道他是甚么人了。

她从小就听得她父亲白老大讲过，在全中国的各帮各会之中，从来没有人不服他，敢和他反抗。只除了一个人。那个人本是白老大的助手，姓钱，叫钱万人，身怀绝技，和白老大不同的是，他不像白老大那样，有着好几个博士的头衔。

在白老大的一生之中，只有钱万人一个人，敢于和他作对，白老大要运用全副精神去对付他，才能将他赶走，听说他去从军了，以后便没有消息。但是白老大却还时时记得他。

白老大记得他的原因，是因为钱万人的中国武术造诣，绝不在他之下。白素知道，不要说刚才钱万人是出其不意地将她摔出去的，就算是讲明了动手，她也不会是对手！

钱万人在张将军的手下，那对白素来说，简直比被加上了手镣和脚铐更糟糕。

她呆坐了片刻，才在一张长沙发上躺了下来。她甚至于不作逃走的打算了，因为对方既然要将她押解到神宫去，岂会放松对她的监视？

白素迷迷糊糊地睡了一晚，第二天天还未亮，她又被押上了车子，这一次，车厢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白素，另一个则是钱万人。

钱万人老是寒着一张脸，坐在对面，白素说不出来的不自在！

当天晚上，在经过了近十五小时的飞机航程之后，白素觉得车子又在地面上行驶了，路面可能是凹凸不平的山径，因为车子震得厉害。

等到车子再停下来的时候，车门打开，钱万人领着白素走了出去，她向四面看去，只见崇山峻岭，高不可及，有好几个山峰上，都积着皑皑的白

雪。

那些山峰的雄伟峻峙，全是白素所从来未曾见过的，白素立即知道那是甚么山脉，因为世界上绝不可能有第二座山脉，如同这个山脉那样地雄伟、壮观、使人想到宇宙之浩大，而人是多么的渺小。

大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再向前去，是一条大卡车开不进的小路。

在小路口子上，停着四辆小型吉普。

三辆小型吉普上，全是武装的兵士。一看到了那些兵士的制服，白素便凉了半截。

因为她明白，自己已到了甚么地方了！

另一辆空的吉普车，在一个兵士的驾驶之下，倒退了回来，停在白素和钱万人的旁边。

白素默默地跨上了车子，才道：“派这许多人来押运我，不是小题大做了么？”

钱万人笑道：“这许多人不是来押解你的，这里不很平静，你是知道的，到处都是流窜的武装反叛，我们不得不小心些。”

白素冷笑道：“你倒肯承认这一点，那说明你们的统治，是多么不得人心！”

白素上了车，钱万人坐在她的旁边，两辆满载兵士吉普车在前开路，一辆殿后，车子所经过的山路曲折，陡峭，足足一天，全在赶路。

第二天，要赶的路，甚至连吉普车也不能走了，约有六十名兵士，在两个军官的率领之下，和钱万人、白素两人，一齐骑着马，向前驰着。

到了傍晚时分，马队在一座极大的寺院之前，停了下来。那座寺院本来一定极其辉煌。

但这时在黄昏的斜阳中看来，却说说不出的苍凉。

那座寺院的一大半全都毁了，可以看得出，是最近才毁在炮火之下的。因为在废墟上，还未有野草生出来。寺院所留下的，只是一小部分。

在那一小部分的寺院建？？上，还可以看出这座寺院原来的建？？，是如何地惊人，在断墙上，可以看到寺院的内墙，有一部分，竟全是涂上金粉的！

在寺院未曾被毁于炮火的那一部分中，也有着驻军。钱万人在军队中的地位显然十分高，因为一个少校带着警卫员迎了出来，一看到钱万人，便立即敬礼。

那一座寺院，即使是残余？？分，也给人十分阴暗神秘的感觉，所有的神像，全都给搬走了，许多神龛都空着。

白素被单独安排在一间小小的房间中，她所得到的，只是一盘饭菜，一盏小小的菜油灯和一条军毯。

那间房间，甚至是没有窗子的。由于寺院是在高山上，高山的气温十分低，所以也不觉得怎样。白素考虑，这间房间，可能是僧侣的忏悔室。

白素在地上的羊皮褥子上躺了下来，望着油灯的豆火，心中说不出有甚么感觉来。到了午夜时分，枪声又响了起来。

这一次，不但有枪声，而且还有炮声夹杂着，看来那是反抗者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炮声愈来愈近，每一次炮声之后，地面都震动着。白素跳到了门前，用力地撼着门，但门是紧锁着，白素刚待退回来的时候，忽然听到地上，发

出“格”地一声响。

那一声响，在枪声和炮声之中听来，十分低微，但是由于那一下声响来得十分近，几乎是同白素自己，跌了一件甚么东西在地上一样，所以令得白素突然间吃了一惊。

她连忙低头，向发出那“格”的一声响的地方看去，可是却并看不到甚么。

白素呆了片刻，那“格”地一声响，又传了过来。

声响是从地下传来的！

白素不知道何以在地下会有声音传上来，她连忙跨出了一步，吹熄了油灯。

那间不过四公尺见方的小房中，立时变得一片漆黑，到了甚么也看不到的程度。白素又沿着墙，向前跨出了几步，伫立在墙角中。

白素站定之后，屏住了气息，一动也不动，过了不多久，又听得“格”地一声响，令得白素惊异莫名的是，在一下响之后，地板之上，居然出现了一线光亮！

那真的是一线光亮，才出现的时候，只不过有三??来长。慢慢地，光线加宽了，宽到了一寸左右。

第四部：改变主意神宫涉险

白素已足可以看清，地上一块三??见方的大砖，被慢慢地顶了起来：那是一个暗道的出入口！

接着，一个人的上半身出现了，他一手执着枪，一手执着手电筒。他还未曾发现白素，白素也不出声。

那人从暗道中出来，转身，就在那人一转身的时候，那人看到了她！他陡地一震，手中的手提机枪，立时扬起。

而地道中又有人钻了上来。

从地道中上来的第二个人，竟是一个僧侣！手中，也持着枪，神色十分紧张。

一看到那个僧侣，白素便明白了！

那是反抗者的游击队，他们一定是这所寺院原来的主人，所以他们知道有条暗道。而寺院外面的进攻，吸引了驻军的注意力，另外一股人，则由暗道进入寺院，里外夹攻。

白素这时候却处境尴尬，因为她两面不讨好。她将如何向从地道中钻上来的反抗者解释她是同情他们的呢？

白素眼看着一个人一个人，自地道中穿了上来，而等到上到第四个人的时候，那僧侣持着枪，走向前来，竟以十分流利的英语问道：“你是甚么人？你是军眷，还是军队中的工作人员？”

她忙道：“都不是，我是他们的俘虏，是张将军将我自印度押回来的。”

那僧侣呆了一呆，立时用他们本族的语言讲了几句话。这时候，那小室之中，几乎已经挤满了人，大家听到了那句话之后，起了一阵骚动。

白素又道：“我绝不是你们的敌人，我在印度的时候，见过章达先生和萨仁先生。”

白素的话，又引起了一阵震动，一个年轻人把一柄枪，塞到了她的手中。白素接了过来：“你们里外夹攻的计画很好，但是人数少，要大量利用手榴弹。”

那僧侣将白素的话，翻译了一遍，人丛响起了一阵赞同的低呼声。那僧侣又道：“我们有手榴弹，每人大约有八枚。”

白素道：“那我们还等甚么？”

她端起了手中的手提机枪，向那扇门，扫出一排子弹，一脚踢了出去，那扇门整个地塌了下来。

在白素身后的两个年轻人，陡地窜了出去，他们的身手，十分矫捷，在地上打着滚，滚出了六七丈，手臂连挥，已抛出了四枚手榴弹。

四下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处，墙壁震动，大地颤抖，浓烟迷漫，白素俯着身子，向前冲了出去，许多人跟在她的后面，冲出了那条走廊，只见前面浓烟之中，全是手忙脚乱、仓皇失措的人影！

驻在庙中的驻军虽然多，但是因为庙外的攻击十分剧烈，所以都在忙于防守，忙于向庙外还击，却未曾料到在这时候，一股勇不可当的健儿，从庙宇的中心，向外攻了出来！

白素扫出了几排子弹，手榴弹也被纷纷抛出，庙内的手榴弹爆炸声一起，庙外的攻击更厉害了，几下隆隆的炮声过处，庙墙被攻塌了，惊天动地的呐喊声，自外面传了过来。

听那阵阵的喊声，围在庙外的，怕不有一千人以上！

而钻进庙来的虽然只有七八十人，那七八十人，却如同插入心脏的一柄尖刀一样，发挥了最大的战斗作用，东冲西突，所向无敌！

庙内的士兵，有一部分中了枪，有一部分被手榴弹炸死，还有一部分被塌下来的墙压住了动弹不得。更有一部分，正在急急忙忙地进行“光荣撤退”。

白素东奔西突，她想要寻找钱万人，可是钱万人却不知道到甚么地方去了。

不到半小时，围在庙外的人便冲了进来，他们尽可能地捡拾着武器，七八门山炮被拉着向山下拖去，这座已毁坏得不像样子的庙宇，当然不利固守，胜利了，便立时撤退。

白素跟着人潮，退出了破庙，她的身上，也多了好几柄枪，在人丛中，她遇到了那个僧侣。

那僧侣向白素竖了竖大拇指：“打得好，你跟我们一齐回根据地去，好不？”

白素道：“如果你们欢迎的话，我当然去。”

那僧侣哈哈地笑了起来，用他们的语言将白素的话高声叫了一遍，围在他们周围的人，也都夹杂地大笑了起来，那僧侣笑道：“他们在笑你居然讲出了这样的话来，你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怎会不欢迎你去？”

白素也笑了起来，她感到在她周围的那些人，豪爽、粗犷，和他们相处，绝不需要客套。

许多人一齐簇着下山，到了山坡上，便自动排成了五队，每一队有两百多人，一齐以极快的步伐，向山下走去。

不一会，五队人便穿过了一条峡谷。才一出峡谷，便看到一队马队，成一字排开，在前面相候，两骑马策鞭向前奔来。

千余人突然高叫了起来，他们叫的甚么，白素听不懂，但是看他们的神情，一定是在高呼胜利，而策骑前来的两个人，自然是这一群人的首领。

就着微弱的星光，白素向前看去，只见那两个人，全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的面色沉重，衣着粗陋，但是却仍然可以看得出他们是十分有教养的人。

白素被一群人簇拥着，来到了那两个人的面前，那两人便从马上下来。那僧侣向那两个人，讲了几句话。

那两人一齐转向白素，其中的一个，以标准的牛津腔英语道：“欢迎，欢迎，我是萨仁的堂兄。你觉得奇怪么？我是牛津大学的法律系的学生。”

白素知道这地方的一些贵族子弟，都十分有教养，所以她并不觉得奇怪。而她一听得对方是萨仁的堂兄之后，她更感到安心，她忙道：“那好极了，你们和萨仁先生可有联络么？”

那年轻人点头道：“有的，我们收到萨仁的报告，说你被绑入了使馆之中，可能已被他们带进这个地区来了，我们正在计画着救你，想不到这次偷袭，居然一举两得，那真值得庆祝！”

白素也感到十分快慰，在畅谈中，有人牵过了马来，给白素骑上。

白素和那两个年轻人并辔向前驰去，又穿过了好几道峡谷，经过了一段穷山恶水的山路，然后，跟前豁然开朗，那是一个大山谷。

在东面的峭壁上，有飞瀑溅下，山谷中绿草如茵，溪水潺潺，在几条小溪边上，扎着许多帐篷，有许多妇女正在极端简陋的设备之下作炊。

妇女和儿童一看到大队人马开到，都欢呼着迎了上来，但是人人都以十分奇异的眼光望着白素，那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大声讲了几句话，显然在介绍白素的身份。

欢呼声随之而起，许多女孩子，手拉着手，围着白素跳起舞来，唱着一种单纯的，但是十分动听的歌曲。一个老翁和一个老妇人，走了过来，将他们双手捧着的缎带，挂在白素的颈上。

这时候，天色已然大明，白素心情激动，她想讲几句话，但是却又不知道讲甚么才好，她只是轮流地抱住了围在她身边跳舞的女孩子，吻了又吻。

一个十分整洁的帐篷，被准备为白素的休息之所。白素在帐篷中坐下，喝着一种味道酸涩十分难喝的茶，这是那个地方的人待客的厚礼。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之下，他们居然还能用这种惯常的礼节来款待贵宾，使得白素不得不装出喜欢喝的样子来，将那一碗实际上极其难喝的茶，吞下肚去。

然后，那两个年轻人走进帐篷来。

他们——白素已知道他们一个叫格登巴，一个叫松赞，两人全是牛津大学的学生，是这一股游击力量的领导人，他们坐了下来，第一句话便道：“白小姐，我们将尽可能将你护送到神宫去。”

白素一听得那句话，便陡地一怔。

她道：“我到神宫去？”

松赞道：“是啊，萨仁的讯息这样说，他还示意要我们两人中的一个，陪你一起去。”

白素又呆了半晌，才道：“我有一件事不明白，可以问一问？”

格登巴忙道：“你只管说，在我们之间，绝无顾忌，你只管说好了。”

白素想了一想：“照我看来，你们、萨仁以及其他的许多人，都是极其机智、勇敢的人，为甚么你们不到神宫去取你们要取的东西，而要托我这个外人呢，那是为甚么？”

松赞和格登巴两人的眼中，都露出了坦白诚恳的神色来：“其实很简单，我们试过，但失败了，我们牺牲了不少人，都无法进入神宫，所以我们才想到了令尊。”

白素苦笑了一下。

松赞续道：“可是令尊却不能来，但是我们完全相信令尊的委派，我们相信你会成功的，你一定会成功的，我们深信。”

白素又苦笑了一下：“你们将我估计得太高了，你们会失望。”

松赞和格登巴互望了一眼，才道：“白小姐，如果你真不想去的话，那么我们将尽可能地安排退路，让你可以在一条秘密的道路回印度去。”

白素呆了片刻：“在印度的时候，我的确已将这件事情推掉了，如果不是你们这次突击行动将我救了出来，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所以——”

白素讲到这里，顿了一顿，才缓缓地道：“所以我改变了主意，我虽然明知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但是我仍然要去试一试。我想，我一个人前去，还比较好一点，我需要一些东西，你们可能办得到？”

两人忙道：“白小姐只管说好了。”

白素道：“第一，我一路前去，需要你们这方面的人的帮助，和得到你们的掩护，有甚么东西，可以使你们的人一见到我，就将我当作自己人？”

松赞想一想：“我们将你要前往神宫的消息传出去，然后，我把这个戒指给你！”

松赞一面说，一面将手指上一只十分大的戒指除了下来：“这戒指上，刻着我的家徽，你戴着它，便会得到所有我们族人的帮助，除非他是？？细。”

白素接过了那只戒指：“我还要两柄手枪，和充分的子弹。”

两人道：“那容易。”

白素道：“我还要略为化装一下，要一匹骏马，以便我上路。”

松赞却摇头道：“关于骏马，我看不怎么方便，你如果骑马的话，那更容易引人注目。”

白素道：“好的，那我放弃骑马，你们能供给我一张秘密道途的详细地图？我想我必须抄小路去接近那个城？？”

松赞道：“那可以的，这里就有一张地图，有两条路可供你选择。”

他一面说，一面拿出了一张竹筒，从竹筒之中，抽出了一张地图，摊了开来。

那张地图上的两条通道，都画得十分详细，是用一条红线来代表的，沿途甚么地方有对方的军队、对方的哨站，以及甚么地方有游击队、有庙宇、有村庄，全都注得十分详尽。

白素看了一遍，道：“我决定走那条近路。”

格登巴点头道：“是的，我们就设法通知这条路上的自己人，你将要经过，要他们给你协助。”

白素走出了帐篷，松赞和格登巴两人，跟在后面。

这个山谷中的所有人，显然都知道白素将为他们去做些甚么事，因之白素才一走出帐篷，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所有的动作也都停止了。

正在用手抓吃食物的人，也都停了下来，没有人讲话。每一个人的脸

上，却都流露着极其钦仰的神色。即使在小孩子眼中，也可以找到那样的神色。

白素缓缓地在人丛之中穿过，她的脚步十分沉重，她的心情也是一样，一直到出了那个山谷，她才吁了一口气，转过头来。

松赞和格登巴两人，仍然在她的身后。

白素向他们望了一眼，才道：“你们放心，我一定尽我所能，完成这件事。”

松赞和格登巴两人的眼圈，忽然红了起来。他们可以说全是极其勇敢的斗士，眼圈发红和他们是不相称的。但是他们的确有想哭的神情。而且他们立即转过了身去：“白小姐，你多保重。”

白素的心中，也兴起了一股莫名的豪迈、苍凉的感觉。在忽然之间，她感到几千年之前，人们在易水之滩，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际的心情，究竟是怎样的了。

白素趁着两人转过身去的时候，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当她走出了相当远的时候，好像还听得松赞和格登巴两人在背后叫她。

这是山峦起伏、小径盘错、极其辽阔的地区，白素一路上小心提防，但是她却并没有遇到甚么人。到了黄昏时分，她取出了干粮，在一条小溪的旁，用溪水送着干粮，填饱了肚子。

那条小溪在地图上也有注明，地图上还说明，沿着小溪向前去，是一道瀑布，而在瀑布的左侧，有一片十分平斜的山坡。那个山坡上，有一座庙宇和一个小小的村落。

太阳在她的左首慢慢地沉了下去，等到太阳隐没在高山的后面之际，天地之间，仍然充满了一种十分柔和的橙黄色的光辉。这种光辉，令得远处积雪皑皑的高峰、近处潺潺的小溪以及山坡上形形色色不知名的花都蒙上了一重十分神秘的色彩，置身其中，恍然在神话世界中一样。然而那种橙黄色的光辉，却转眼之间，就消失了，代之而充塞天地的是昏朦朦的黑夜。

她化装成一个当地土着妇女，连夜赶路，一路上凭着有枚戒指，十分顺利。三天之后，她已看到了那座神宫！

那时白素有六七个妇女护卫着她，当斜阳西下时分，白素看到了那座宏伟无匹建？？在山巅之上的神宫！

夕阳照在那座宏伟得难以形容的神宫之上，反射出奇妙的金辉，衬着四周围积雪皑皑，但是也被晚霞染得通红的山峰，使得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不由自主屏住了气息！

这座神宫，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物，但却是世界上建造在地势最高的高原上的建？？物。它有着悠悠的历史，在以往的岁月中，它经过不断地加建、扩建，所以才形成了如今这样的规模。

这是旷世无俦的一座宫殿，而且这座宫殿，似乎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使得即使在远远瞻仰它的人，心中也升起了一股莫名的神秘之感！

白素呆呆地站了许久，她也未曾觉察到她身边的那些妇女，甚么时候已离了开去。等到她再向前走的时候，天色已然一片混沌了，她走出了没有多远，便看到一个妇人扶着一个拄着木杖、行动显然已十分不便的老者，迎面走了过来。

那个老者一到了白素的面前，便道：“你来了，你终于来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白素一听，便知道那是接应自己的人，她忙也低声道：“老太爷，城里查得严？”

那老者叹了一口气：“严，严到了极点，但我们无论如何会使你安全的，你跟我来，扶着我。”

白素连忙走到那老者的身边，扶着那老者，向前慢慢地走去，天色更黑暗，进入了这个城？后，白素的第一个感觉便是，这个城？的所有大街小巷中，都弥漫着一股十分难闻的气味。然后她又发现，几乎家家户户，都是漆黑而没有灯光的，一股萧瑟的鬼气，直逼人的心坎。

白素和那老者，在黑暗的阴影之中，踉踉而行，那两个中年妇人，跟在后面，他们一直在小巷之中，穿来穿去，过了足有二十分钟，才算是进了一间屋子。

在屋子内部，那种难闻的气味，更加刺鼻，白素竭力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气味。

在刚一推门进去的时候，屋子的内部，仍然是漆黑的，但是，当那老者咳嗽了一声之后，一道门打开，有灯光向外？来。

白素这才看清，自己虽然进入了屋子，但只不过是站在一个小室之中，要再走进那道门，才是真正的屋子的内部，那道门一打开，那老者便领着白素，一齐走了进去。

屋子的内部很小，挤满了人，足有二十多个。

所有的人，都是围着一张破旧的圆桌而坐的，人和人挤在一起。白素一走进来，每一个人都站起，向白素望来。

众人之中，一个五十左右的僧侣，高举双手，以沉缓深邃的调子，低声诵念起来。

那僧侣在诵念一些甚么，白素听不懂，但是白素和屋内这些人，在感情上已然打成了一片，她却可以在那低缓的声音中，听出这些人心中的情绪，听出大地所发生的苦难的呻吟。

屋内的所有人，都跟着念了起来，人虽然多，但是所发出的声音，却仍然是那样地低沉。过了三分钟左右，诵念的声音停止了，在白素身边的那老者才低声道：“刚才，我们是在为你祝福。”

白素感动地道：“谢谢各位，我也为各位祝福。”

那老者翻译了白素的话，那二十多个人才又坐了下来。那老者道：“我们等了许久，我们每晚等在这里，等候你到来，我们终于等到了。”

白素吸了一口气：“事不宜迟，我还是快点进入神宫的好。”

那老者肃然起敬：“通往神宫的道路，都遭到严密的封锁，这里的人，准备分成三股，造成小小的骚乱，吸引霸占神宫的士兵的注意力，你爬悬崖上去。”

白素吃了一惊：“爬悬崖上去？神宫在那么高的山头上，我爬得上去么？”

那老者沉声道：“这是唯一的办法了，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爬过神宫的峭壁，从下面攀到神宫的底层，大约要一天的时间。”

白素忙道：“那样说来，我到明天天明，仍然未能到达？”

那老者沉默了半晌，白素焦急地望着他，那老者的回答却是出人意表的，他道：“白小姐，我们已经诚心诚意地为你祝福过了。”

白素听了那老者的话，不禁大为愕然。

她明白，那老者的意思是：她必须设法在天亮之前，进入神宫内部，如果不能在天亮之前进入神宫的话，那就只有靠菩萨保佑了。

那老者道：“白小姐，我们要出发了。”

白素毅然道：“好，出发吧。”

那老者向屋中的那些人挥了挥手，低声嘱咐了几句，那些人分成三批，向外走了出去。

白素跟在那老者的后面，也向外走去。

白素和那老者两人，尽量利用街角的阴影，遮蔽着身子，向前迅速地移动着，等到他们两人，走出了三四里之后，便伏了下来不动。突然之间，白素觉出自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阴影之中，她呆了一呆，抬头向上看去。

只见自己已到了一座极其陡峭的峭壁之下，在那峭壁之上，则是一座高大宏伟到了难以形容的建？？物，这时，正像一头硕大无朋的怪兽一样，蹲在山头。

整座建？？物中，几乎一点光亮也没有！

白素看了片刻，才低下头来，道：“我们——”

然而她一句话未讲完，便已住了口。因为她发觉老者不知在甚么时候，倒在地上，白素连忙俯身下去察看。

那老者苍白的脸色，十分刺目，白素托起了他的头来，那老者睁着眼，口角流着白沫，他最后一分气力，也已经在刚才奔跑之中用尽，他只是颤抖着，伸手向上，指了一指，便呼出了他最后一口气。

白素将他的身子，慢慢放在地上。她没有多化时间去处理那老者的？？体。

她迅速地奔向峭壁，然后，开始向上攀去，她准备好的爬山工具十分特殊，那是两只尖锐的钢爪，钢爪可以插进任何石缝中和抓住人的手指所不能抓住的石块。

她的身子迅速地向上攀登着，她自己以为向上攀登的速度已十分快疾。但是，向上望去，却仍是路远迢迢！

她的双臂，渐渐地感到了酸麻，但是她仍然坚持着，一点也不休息，一直到她攀到了一块凸出有五六？？的大石之上，她才坐了下来，喘了一口气。

她翻过手，看腕上的表，已经凌晨四时了。直到这时，她才觉出自己遍体是汗，给清晨的晨风一吹，冷得一连打了几个寒战。

她抬头向上看去，要在天亮之前，攀到峭壁之上，进入神宫，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这给予白素十分振奋的鼓励，她只休息了五分钟，便继续向上攀去，当东方渐渐有曙光出现、远处积雪的山峰有奇妙的柔和的银光冒出来之际，白素已经成功地攀上了峭壁。

神宫的外墙，离开攀壁的边缘，只不过三四？？。白素向前跨出了一步，背贴着神宫的后墙而立。然后她又用最快的速度，攀到了最低的一个窗口之旁。

窗子上横着铁枝，白素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铁枝，用力地向外拉着。铁枝被她拉得渐渐地动摇。

她咬着牙，猛地向外拉，“拍”地一声，一根铁枝离开了石块！

她立时在铁枝被拉开的地方，闪身进去。

那石墙十分之厚，白素穿进了铁枝之后，在厚厚的墙上滚了一滚，滚下了墙陡地跌了下去，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攀进来的是甚么地方，里面是一片漆黑。

她只是根据常理来推测，猜想窗子离地面，大概不会超过八英尺的。

可是，当她的身子向下直落了下去之际，却是笔直地落下去的。

当她下降的速度加快之际，白素心中暗叫了一声不妙，她连忙缩起了身子。

因为她估计不正确了，从窗口到地面，已至少有二十英尺左右，从那么高的地落下来，如果不是善于控制肌肉的话，那非受伤不可。

白素的身子缩成了一团，她的肩部便首先碰到了坚硬的岩石。白素连忙向侧滚，就着那一滚，卸去了向下跌来的力道，一跃而起。

虽然她滚得十分巧妙，但是她跌下来的地方究竟太高了，未曾跌断骨头那已极不容易的事情，她的肩头首先着地处，仍不免极其疼痛。

她假定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地窖，那么她必须走出这个地窖再说。

她向前走着，藉着一个小小的电筒照明，电筒的光芒所及之处，她看到的只是灰黑色、潮湿的大石。有时，电筒光芒会得到一大堆圆形的亮灰色小点的反射。那是一大群大得异乎寻常的老鼠的眼睛。

她一直向前走出了十来码，才找到了一扇石门。那扇石门有一根很粗的铁柱碍着，铁柱是早已生锈了的。

白素来到了门前，用力地拔着那根铁柱。手上和身上全沾满了铁锈，才将铁柱拉开。

她推开了门，闪身而进，背靠着门而立。她等了片刻，才又打亮了小电筒。

电筒的光芒扩散开去，可以使她看清，那也是一个纯由巨大石块砌成的巨窖，大得似乎无边无涯，小电筒微弱的光芒，根本不能探出究竟来。

和她才一进来的地窖不同的是，这个窖中，有着许多箱子和篓子，都十分大型。

那些大箱子，大篓和大罐中放的是甚么，白素当然不想知道，她猜那是神宫中的物资，说不定有几百年来未有人动过了，因为地窖之中，充满了阴湿的霉味。

白素的身子向前移动着，她爬上了一丛大箱子，在箱顶上伏了下来，仔细倾听着，包围她的是潮湿和黑暗以及细微的咬鼠声。

那种咬鼠声，不断地继续着，当然是巨大的老鼠所发出来的，那种声音给白素的感觉，就像是有甚么在咬她的神经一样。

她等了许久，除了老鼠所发出的声音之外，却再也未曾听到别的声音。

白素知道自己至少暂时是安全的了，她从箱子上爬下来，向前走着，她必须小心使用电筒，不使电筒中的电源断绝，所以她大部分时间是在黑暗之中摸索前进的。

她是在一座古老悠久而神秘出名的神宫的底层，像幽灵一样地漫游着，这使得她的心头生出了一股极其神异诡异的感觉。

她走了近十分钟，才算看到了一堵石壁，而沿着那堵石壁，走出了四十多码，才又看到了另一扇门。

这时，她比较有时间去选择，她先将耳朵贴在门上，向外倾听着。她听不到甚么声音，可知从这扇门中通出去是安全的。

她想了片刻，才轻轻地推着那扇门，然后，又以一根细而硬的铁枝，自门缝中穿出去撬着。终于，她弄开了那扇门。

第五部：暗道迷踪神秘莫测

她推门而出，眼前仍是一片黑暗。

当她按亮了电筒之后，她不禁吸了一口气，在她面前，仍是一大间地窖。然而，地窖中却放满了佛像。那些佛像，只是随便地放着的，有几座甚至斜倒在地上或莲座之上。

佛像有石的、铜的、木的种种，大小不一，但是毫无例外的，则是几乎所有的石像上，都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

电筒的光芒，十分微弱，但是在一团昏黄色的光芒之中，反射出来的各种宝光，却令人目为之眩，白素立时熄了电筒，但是她的眼前，仍是充满了各种颜色的异彩！

白素呆了半晌，才慢慢地穿过那许多价值连城的佛像，向前走去。

不多久，她便发现了一道铁梯，那道铁梯通向上面，白素抬头向上望去，看到铁梯的尽头处，似乎有一块石板可以顶起来，使人离开地窖。

白素迅速地爬上了铁梯，到了铁梯的尽头处，又侧耳细听了片刻。

她听不到有甚么声音，是以她便开始用手去托那块看来可以移动的石板。白素用了相当大的力量，那块石板才略被她顶得起了寸许。

石板才一被顶起，立时一道光亮，直射了下来。

那道光亮，犹如是一道突然其来的闪电一样，吓得白素陡地吃了一惊，一松手，石板又落了下来。石板一落下来，她的眼前，重又成了一片黑暗，白素心头怦怦乱跳，因为她绝未曾想到，从这里出去，会是旷地！

她以为身在地窖，如果出去的话，一定是神宫的底层，是以那突然其来的阳光，使得她大大地吃了一惊。

她定下了神来，再度将那块石板慢慢地顶起。

石板被顶起三寸左右之后，便向外张望，她的眼睛要好一会才能适应外面的光线，首先看到一堵石砌的高墙。在墙脚下，满是两三寸长的野草，沿着墙有一排石坛，坛上全是石刻的佛像。

外面很静，似乎没有甚么人，白素将石板顶得更高一些。

等到她肯定外面没有人的时候，她用力将石板托高，身子打横跃了出来，放下了石板，一跃向前，跃上了石坛，在一座佛像和石坛之前，躲了起来。

这时，她才看清，自己冒出来的地方，是一个天井。

这天井的四面，全是高墙，只有一条小巷，可以通向别处。

在神宫之中为甚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天井，白素不明白，她知道，已经正式地进入神宫了！

到了那小巷的口子上，向前走去。小巷的尽头，是一道木门。

白素轻轻一推，那道木门便发出“吱”地一声响，被她推了开来。

神宫内十分寂静，那“吱”地一声，已足以令得她紧张起，她身形一

闪，闪进了门。

门内十分之阴暗，她要过上半分钟，才能够看清目前的情形。那显然是一个庙堂，许多座佛像，端庄地坐在佛龕之中。

而这些佛像也显然许久没有人去照料它们了，因为它们的身上，全是积尘。但尽避佛像上满是尘埃，镶嵌在佛像上的各种宝石，仍然闪耀着神秘而奇异的光芒。

白素贴着一尊又一尊的佛像，慢慢地向前走着，出奇的沉静，使得气氛更加神秘。

她穿过了那座庙堂，到了另一扇门，她侧耳听了一听，门外有脚步声传来。

白素不敢再向前走去，她在这个庙堂之中，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躺了下来，嚼了几口干粮。

她确实需要休息一下，因此她在躺下来之后不久，就进入了半睡眠状态。她是被一阵脚步声惊醒的。

她坐起身向外望去，只见一小队士兵正穿过庙堂，向前走去。白素从士兵的手中全拿着电筒这一点上来推测，天色已经黑了。

一等那一小队士兵穿过了庙堂，白素立即自佛像之后跳出来，向前奔去，奔进了另一扇门，外面也是一座庙堂，一间庙堂接着一间庙堂，白素真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找到楼梯，怎样才能到达七楼！

她奔出了几步，又听得到前面有脚步声传了过来，白素连忙将身子隐在阴暗的地方，她听得一个人在大声呼叫，正是钱万人的声音！钱万人在大肆咆哮：“一定是她，她一定已混进来了，你们搜了一夜，也未曾搜到，已经尽了力么？”

另一个声音老大不愿意道：“当然尽全力了，可是你应该知道，神宫中有上万间房间，还有无数不知的暗道，哪能这么容易找到。”

钱万人继续咆哮：“可是你们有两师人！”

对方显然也不耐烦了：“不错，我们两师人。”

钱万人叱道：“那是耻辱，两师人而捉不住一个反动分子，那是耻辱。”

这时，白素也可以看到那两个人了，钱万人走在前面，在他后面跟着一个将官，穿着少将的制服。

钱万人又道：“应该展开更大规模的搜索，每一层，以一营人为单位。”

少将转身走开，钱万人却仍然停在庙堂之中，他来回踱了几步，一脚踢开了一尊佛像，在佛座上坐了下来。他背对着白素，离开白素只不过六七??！

白素在刹那之间，感到了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她可以根本不必偷偷摸摸地寻找登上七楼的道路，她可以要挟钱万人，将她带到七楼去！

当白素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她的心情又顿时紧张了起来，她考虑了一下，考虑是不是可以行得通。如果她不采取这个办法的话，她又有甚么办法可以登上七楼？

白素考虑的结果是：立即行动！

她在这样想时，由于心情紧张，气息不禁粗了些，钱万人身形一挺，似有所觉，这时，忽然又有脚步声传了过来，白素身子一缩，缩到了佛像之后，一小队士兵，快步地走了过来。

那一队正在向前走来的士兵，看到钱万人，一齐停了下来，钱万人劈手夺过了班长手中的冲锋枪，向着白素藏身的佛像，扫出了一排又一排的子弹。

子弹在庙堂之中呼啸着，发出惊心动魄的声响，那一尊大佛像，在刹那之间，便变成了蜂巢，终于，发出了轰地一下巨响，倒了下来。

佛像一倒，钱万人身子俯伏着，一面不断扫射，一面喝道：“亮着电筒！”

每一个在神宫中巡逻的士兵，身边都带有强力的手电筒的。钱万人的命令一下，十几支手电筒一齐亮了起来，向前射去。

手电筒的光芒照耀之下，在那尊倒下来的佛像之后，并没有人影。

钱万人呆了一呆，他感觉极其敏锐，可以肯定刚才背后有人，甚至可以肯定那就是他要找的白素，所以他又命令：“散开来，搜索，召集更多的人来，围住这个庙堂。敌人是持有武器的，行动要小心。”

那班长奔了出去，不到十分钟，至少有一百多人，涌了进来，每一尊佛像全都被推倒，刺刀在每一个窟窿中刺着，有些窟窿根本是躲不进一个人去的，但是搜索的兵士，却仍然不肯放过。

钱万人只当自己一？？子弹扫出，白素便必然难以幸免。如果说白素能够躲过他的扫射，那已是不容易的事情了。

可是如今，白素却不但躲过了他的扫射，而且竟突如其来地失踪了。

钱万人实是难以想像白素究竟到甚么地方去了，因为前半分钟，白素还是在他身后的。

而在这半分钟之内，他至少扫出了百余发子弹，白素能够利用这半分钟时间，做些甚么呢？

她怎么能够逃得出去呢？如果她不是逃走了，她又是到甚么地方去了呢？

当一百多个人搜索了十五分钟而没有结果之后，钱万人便知道，白素一定是在一条甚么暗道中逃走了，但是暗道在甚么地方呢？

钱万人来到了那尊佛像之后，和几个军官仔细地搜索着，可是他们却找不到暗道的所在地。

白素像是完全消失在空气中了一样！

钱万人知道，白素还是在神宫之中，但是她在神宫的甚么地方？却不得而知！

白素究竟是到甚么地方了呢？

恰如钱万人所料，白素进入了一条暗道之中。

而白素之所以能进入那条暗道，也是十分偶然的一个机会，要不然，她一定束手就擒了！

当她一闪身，闪到了佛像后面的时候，用力向佛像一推。她本来是想将那座大佛像推倒，造成一场混乱，然后趁机离去的。

但是，她双手用力一推之下，却推开了一扇暗门，那佛像，竟是空心的！白素连忙跨身而进，那时候，惊心动魄的枪声已然响起来了。

白素一进入佛像的内部，身子立即向下跌了下去，一连跌进了几块翻板，她猜想自己是穿过了佛像的底部，又穿过了佛座，直向下跌去。

白素所不知道的是，暗道的制作精巧，在人一跌下去之后，原来是活动的翻板，立时便不能再动，所以钱万人无法找到暗道的入口。

白素直向下跌着，她双手乱抓，想抓到一点东西，但是却又抓不到。

她的眼前一片漆黑，她只得像才跌进神宫那时一样，蜷屈着身子，尽量放松肌肉，等到碰到实地的时候，不致于伤得太重。

然而，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当她终于跌下去、碰到了东西之际，碰到的却不是坚硬的岩石，而是柔软的垫子！白素的肩头先碰到垫子，她的身子甚至向上弹了起来。

白素心中大喜，身子一挺，立时站直。

可是，她的身子才一站直，左侧“呼”地一声，生出了一股劲风，像是有人扑了过来！

这比跌下来的时候，下面竟是有着柔软的垫子，更加使白素惊愕！

而这时候，眼前一片漆黑，根本看不清向她扑来的是甚么人。她的身子突然一侧，顺手一带，将那个扑向她的人，带得滚过一边。

也在这时候，她敏锐的感觉又告诉她，在她身子的四面八方，都有人向她扑了过来，向她作大包围。白素立即将身子向旁闪去，才一闪，她的右腿，便突然被人抱住。白素连忙扬起腿来，向上猛地一抖，她希望藉着这一抖之力，将抱住自己右腿的人，抖了出去。

可是，那人抱得十分紧，白素扬腿踢出，并未曾将他抛出。

相反地，由于她的右腿被人紧紧地抱住，重心不稳，人已陡地倒下，刚一倒下，便有人将她的头部压住。白素虽然竭力挣扎着，但是对方的人实在太多了，她终于被双手紧紧地反缚了起来。

然后，又有一条湿沥沥的毛巾，塞进了她的口中，令她作声不得。

她被几个人抬着，向前走去，曲曲折折地向前走了许久，才停了下来。一路上一直没有人讲话，也没有人着灯，而那些人的行动，又一点声音都没有，使得白素有自己已落在—群幽灵手中的感觉。

好不容易等到停了下来，才听得“察”地一声响，眼前亮了一亮，—盏小油灯被点上了。

那盏小油灯的光芒，实在是微弱得可怜，可是在漆也似黑的环境中，也足够使人看清周围的情形了。

白素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又—张，满是皱纹，皮肤粗糙，但是却又神情坚定的脸，约莫有三五十人之多。坐在放在—块大石上的油灯之旁的，则是一个五十多岁左右的中年人，他的身上，披着一块老羊皮，露出了一只手臂，那条手臂上，满是隆起的盘虬的肌肉。

他望着白素，所有人都望着白素。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出现了十分惊讶的神色来。有两个人，低声地叫了—句。他们叫的是甚么话，白素听不懂，但是白素却可以知道，那是由于他们绝未料到自己的俘虏是女子而发的。那个中年人显然是这群人的首领，他站了起来，来到了白素面前，拿掉她口中的湿巾，面上的神情，极之难以形容，他摇着头，道：“菩萨啊，你不会是……不会是白小姐吧？”

白素听得对方称她为“白小姐”，连连点头：“是的，我是。”

那中年人—面顿足，—面连声道：“该死！懊死！”他转过头去，不断地骂着几个人，那几个人的脸上，现出十分惶恐的神色，低着头—声不出。

白素忙道：“你也不必怪他们了，当时的环境那样黑暗，他们怎知道我是谁？”

那人仍是满面怒容：“若不是现在正需要用人？？时候，我要斩下他们的双手来，他们竟敢这样子对付我们的恩人！”

白素吃了一惊，摇手不迭：“千万不要那样，我也算不上是你们的恩人，他们也没有犯了甚么错。”

那中年人一面说，一面解开了白素手脚上的牛筋，那几个人则轮流过来，俯伏在白素的前面，倒令白素不知怎样才好。

闹了半晌，白素才有机会讲话，她问道：“你们是怎么能够在这里存身的？”

那中年人道：“我们一直在这里存身，我们本来管理神宫的暗道，敌人来了，我们就躲在暗道之中。我们和外面有联络，前两天，我们接到信鸽的消息，详细地介绍了你，可是我们无法和你联络，却不料……”

白素连忙摇手道：“别再说它了，我问你，在暗道之中，可能通到楼上去么？”

那中年人道：“懂得暗道的人，可以四通八达，而不懂的人，则往往会在暗道中走不出去，而饿死在暗道之内，白小姐，讲出来你或者不信，我们的工作，就是收拾暗道中不时发现的死？？，甚至骸鼻。”

白素心中感到了一股寒意，她忙道：“难道神宫中的僧侣也会不明暗道？”

那中年人有点骄傲地道：“当然，得靠我们来带路，我们的神圣职务是世袭的，我们有了孩子，当孩子开始能行走的时候，便让他在暗道中行走，所以，我们不需要任何灯光，便可以在暗道来往。”

白素听了之后，更是暗暗称奇，心想这一批人，不但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游击队，他们还毫无疑问地有着世界上最奇怪的职业！

她喜道：“那么，你们一定知道金球在甚么地方的了？是不是？”

那中年人却严肃地摇头道：“不，我们绝不知道暗道中的一切东西，我们连碰都不去？？那些东西的。”

白素心中明白，在神宫的暗道之中，不知藏着多少价值连城的宝物，这些人一定都是百分之百的忠诚者，所以才会获选担任这样的要职。

白素道：“那么，请你带我到七楼去，我受了委托前来取一件东西。”

那中年人向白素行了一个礼：“是，我亲自领你前去。”

白素又忍不住心中的好奇，问道：“神宫中的军队，难道没有发现暗道！”

那中年人道：“当然有，可是他们在漆黑的暗道中转来转去，仍然不能出去，大多数人被我们解决了，他们除非将整座神宫炸毁，否则，他们永远统治不了神宫中的暗道！”

白素到这时候，才完全放心，她又道：“那么，一定有一条暗道，可以通出神宫之外的了？”

那中年人听了，面上不禁现出犹豫的神色来，支支吾吾，并不回答。

白素呆了一呆，又问道：“我取得了东西之后，必须立即由暗道离去，可有这样的一条暗道？”

那中年人又支吾了半晌，终于道：“有是有的，可是……可是……”

白素不耐烦道：“可是怎样，你不防直说。”

那中年人叹了一口气：“可是那却是我们处理死人的一条通道，我们发现了死人或是骸鼻，便是由那里抛下去的！”

白素听了，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好半晌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好一会，她才继续道：“那条暗道，是通到甚么地方去的？”

那中年人道：“是通到一个山洞中去的，从那个山洞，可以沿着一条极窄的隧道爬出去，出去之后，是市郊的一处荒野。”

白素点了点头，道：“好的，等我取到了东西之后，你再带我从那条路出去。”

那中年人用一种十分恭敬的态度道：“是……”

白素道：“好，我们该到七楼去了。”

那中年人又道：“请你跟我来。”

他一面说，一面已向前走了出去，在转了一个弯之后，眼前完全是一片漆黑。那中年人将一条带子，交在白素的手中，以便白素可以跟着他走。

在她前面的那个中年人，像是长着夜眼，走得十分迅速，转弯抹角，过了好一会，才听得他道：“我们要从一道铁梯向上爬，白小姐小心。”

白素答应了一声，她一手仍抓着那条带子，因为这时如果不是那个中年人在带着路，她当真不知在这无边的黑暗之中，如何才好。

向上攀了两丈多，便又开始在暗道上行走。大约每攀上一次之后，一定要在暗道中走上近十分钟，才继续向上攀去。

终于，那中年人道：“白小姐，我们现在是在七楼的暗道中了。”

白素忙道：“我看过七楼暗道的地图，那是以一尊大神像作入口处的，是不是？”

那中年人道：“不错，那是一丈八尺高的圣母菩萨像，我先带你到那地方去，然后你再指点我，要到甚么地方去取东西。”

他们又向前走去，转了几个弯，那中年人道：“到了。”

白素的记忆力不算坏，而她在法国的时候，又曾有半个月的时间去研究那张地图，是以她对于七楼的暗道十分熟悉，也记得那“金球”放在甚么地方。

是以，她随即道：“我们背对着入口处，应该向左，一直向左转，转上七次，然后有一条斜道，是微微向上通去的。”

那中年人道：“不错。”

白素又道：“然后是向右转，转上……九次，又由一条斜通道向下，便会到一间小暗室之前，我要取的金球，便是在那小暗室之中。”

那中年道：“你所说的暗道途径是对的，但是否有小暗室，我们却不知道，因为这不是我们责任范围之内的事情。”

白素道：“请你带我去，我很想早一点将事情办完，可以离开这里。”

那中年人又继续向前走去，这次，虽然在黑暗之中，但是白素仍然可以觉出他所走的途径，正是刚才自己所说的途径。她因为对这个路径比较熟悉，所以走起来要快得多。

二十分钟后，当他们在一个三十度的斜面之上滑下之后，那中年人便道：“白小姐，你需要照明么？”

白素忙道：“当然需要，不然我怎么看得见？”

第六部：功成身退金球百变

那中年人道：“你需要照明的话，请你允许我暂时离开去，我不能看地

道中的藏物。”

白素道：“既然规矩那样，你避开去好了。”

白素等了片刻，才按亮了小电筒。小电筒的光芒并不亮，这时已使得白素有身处白天之感了。首先令她感到惊讶的是，暗道之中，十分之干净！

而且，暗道不是像地窖那样，是由大石块砌成，而是由一小条一小条的木块，拼凑起来的，有的地方，小木条还拼出许多凸出来的花纹。

那些木块，由于年代久远的关系，都已经呈醉红色。但是，却绝没有腐蛀的现象。

就在白素的面前，暗道凸出了一角来，有一个狮形的金钮，连着一个镶满了宝石的金环。白素抓住了那个金环，拉了一下。

“格”地一声，一块三？？见方的木门被拉了开来。

白素在向前一看间，又忍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白素绝不是贪婪成性的人，但是她在文明社会中长大，知道金钱财富的价值，在见到了惊人的财富之后，引起令人产生暂时窒息的感觉，乃是正常的事情。

这时，当她拉开了那三？？见方的空间，那空间分成九格，每一格是一立方英尺左右。

由于分成九格，是以呈井字形。

白素一看到这九格空间，便想起地图上的一个小小的“井”字，和在那“井”字中间的一个小金点，那表示她要来取的金球，是在那九格空间的当中一格。

可是，这时，白素向当中那一格看去，那一格却空无一物！

（读者诸君如果不善忘的话，当可记得白素在对我叙述她的经历之际，我发现有一个破绽，就是这个破绽，使我和她再入神宫，又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经历，这个破绽，便是那九格的正中一格，并没有金球！）

白素呆了一呆，但是她随即为其它八格中的东西所吸引，那八格中的东西，可以说，除了可以在这里的神宫中见到之外，其它任何地方都见不到，就是这几立方英尺空间中的东西，便可以使土耳其托卡博皇宫相形失色，可以使最有经验的珠宝商人叹为观止！

不必多费笔墨去形容那些稀世奇珍了，总之白素呆了约有一分钟之久！

然后，她才又想到，她要取的那个金球，并不在这九格的当中一格！

白素定了定神，仔细观看，她发现后面的木板，可以移动，当她伸手推开那块木板之际，她小电筒随之向后照去。

她看到了一条圆形的管道。

那管道像是甚么虫蛀出来的一样，但是直径却有十寸左右，当小电筒的光芒直射过去之际，她看到了一股异样的金光。

本来，白素已然失望。当她看到了那一股异样的金光之际，她的心中，陡然为之一喜。

她尽量将身子俯向前去，伸手入那个管道之中，幸运得很，她的手指可以碰到那发出金光的圆形物体。而且，还可以将那圆形物体慢慢地勾了出来。

当白素将那个圆的金球，从那管道之中勾出来的时候，她的心中那种感觉是突如其来的，她忽然感到：这两英尺左右的管道，像是这只金球蛀蚀出来的一样，因为大小罢好吻合！而且，管道的不规则形状，看来也正是像

被甚么东西蛀出来的一样。

但是，白素却立即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这究竟是十分无稽的，一只金球，就算传说是天外飞来的，也不应该有蛀蚀木格和岩石墙头的力量！

一寸一寸地移动，还得小心那金球滑下去，因为金球的表面，十分平滑。白素足足化了十多分钟，才算将那只金球取了出来。

她将那只金球捧在手中，那金球的直径，大约是一？？，白素刚一将之托在手上之际，还不觉得怎样，可是她突然之际，想起以黄金的重量而言，这样大小的一只金球，至少在一千斤以上，自己是绝对没有这个气力可以捧着它动的。

可是，如今这只金球，捧在手上，却只不过五六磅重，可以说十分轻巧，就算金球是空心的话，分量也不应该如是之轻。

唯一的可能是，那并不是金子的，而是另外一种颜色和黄金一模一样的轻金属！

白素也没有再去细想为甚么金球会不在木格之中，而到了木格后面的管道之中，她用一件上衣，将金球包好，退后了一步。

她再次凝视其余八个一立方英尺空间中的各种宝物，让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埋没在这里，实在是极其可惜的，只消带出极小部分去，就可以替许多人，做许多好事情了！

当白素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她已几乎要伸手将一柄八寸多长、半寸厚、两寸宽的翡翠尺拿起来了，那是一块真正的透水绿翡翠，国际上对翡翠的需要日益增加，而翡翠的产量却日益减少之际，这样大的一块上好翡翠，它的价值无可估计。它至少可以抵得上一座设备完善的医院！

然而，当白素的手指，一触及那块翡翠之际，她却立即缩回手来，她来这里，只是受托来取那只金球的，如果她再取了别的东西，那不论她将之用在甚么地方，都不应该。

所以，当她缩回手来之后，她立即将木门关上，使自己的情绪变得平静了些，才低声道：“我已取到了我要取的东西，你在哪里？”

她立时听到了那中年人的声音：“我来了。”

接着，她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那脚步声不会比一头老鼠跑过的时候声响再大一些，然后，那中年人又将那根带子，塞到了她的手中：“白小姐，你取到的东西可重？要我代你拿一阵么？”

白素摇头道：“不重，我拿得动，那是一只金球，据说，是天外飞来的！”

那中年人立时发出了“啊”地一声，在他那一下赞叹声中，充满了欣羨、钦服、仰慕之情，接着，他便喃喃地道：“金球，天外金球，我……白小姐，我有一个请求，你肯答应么？”

白素道：“你说，只要我可以做得到，我当然是不会拒绝你的。”

那中年人缓缓地说着，他讲得如此缓慢，显然是故意的，那是为了要抑压他心头的激动，他道：“神宫被敌人占领了，我们几十个人，在暗道中，仍坚持和敌人斗争。白小姐，你可知道这天外金球对我们的意义么？”

白素道：“我不怎么清楚，但是我知道那是你们信仰的一个象徵。”那中年人道：“可以那么说，但是那却不是象徵，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当一个有修养的僧侣，对着金球静坐的时候，他的精神世界，便会扩展到极度遥远、不可思及的地方去。他会在金球中得到世上所得不到的启示，这种启示，我们已承受了几百年，便我们的族人兴旺、和平、安全！如今，我们虽然没

有这种修养可以在金球之中得到启示，但是给我们看一看，拜一拜这天外飞来的神奇的金球，却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

白素耐着性子听完，她对于“金球能对一个有修养的高僧发出启示”一事，一笑置之。

但是，她却也知道，那金球既然是他们这一族人膜拜的象征，那么，如果给他们看上一看的话，的确是可以鼓舞他们斗争的勇气。

所以，白素几乎没有考虑，便道：“可以，那当然是可以的！”

那中年人高兴得低声欢呼了一下：“那我们就下去，就去给大家看看这神奇的金球！”

他急急地向前走去，白素也快步地跟在后面。可是曲折的地道却是有一定的规律的，绝不能走入岔道，该绕七个弯儿的，绕六个弯也不行，心急也急不出来。

又过了好久，他们才回到原来的地方，当那个中年人讲了几句话之后，一盏小油灯又被点亮。白素取出了那只金球来，放在那块平整的严石之上。在白素看来，那金球只不过是一个黄金色泽的球形物而已。但是那几十个面上满是忧患的痕迹的汉子，一见到了这个金球，却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们的脸上，现出了难以形容的神色来，着了邪似地望着那只金球。然后，他们膜拜着，口中念念有词，白素当然听不懂他们在念些甚么。

好一会，他们才都站了起来，每一个人都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精神奕奕。那中年人绝不敢伸手去触及金球，他将包住金球的衣服，轻轻盖了上去。

然后，白素拿起了金球：“请你引我出去，我要离开这里了。”

那中年人转头吩咐了几句，有几个壮汉离了开去，不一会，便提了两大盘极粗的绳索来。其中有一个壮汉，却是拿着一股手指粗细、两??来长的一根香。

那根香漆也似黑，看来像是一根木棒一样。

那中年人道：“白小姐，那暗道是斜通向山脚下去的，我们必须将你用绳子缒下去。”

白素点头道：“那不成问题。”

那中年人又道：“还有，这条暗道极其污秽和恶臭，你必须点燃这枝香，这香是我们这里的宝物，它所发出的异样香味，可以辟除任何恶臭。”

白素接过了那根香来，凑在小油灯上点着，烟篆升起，那根香发出了一股不浓不淡，恰到好处，闻了之后，令人舒服无比的香味。那种香味，使人如同置身于古寺之中，独自静读一样，有一种近乎灵空的安宁之感。

白素将那金球负在背上，扎了个结实，提着香，又跟着那中年人向前走了出去，转了几个弯，便停了下来。这次，还有两个壮汉随行，一停下来之后，那两个壮汉便俯身，用力旋开了一个大石盖来。

白素向下望去，并不觉得怎样，只不过是一片漆黑而已。而且，她鼻端只是闻到那股香所发出来的香味，也没有闻到别的甚么味道。

她心中暗忖，这或许是那中年人过甚其词了。她一面想，一面俯下身去。

当她俯下身去之际，她的手臂并没有跟着向下去，所以她的头部也离开了那股香。

那中年人忙叫道：“白小姐，不可！”

然而，那中年人的警告，却已经来得迟了，白素一俯身下去，那一股恶臭，已然直冲了上来！

那一股恶臭，像是绝不止从人的鼻孔中钻进，而是从人全身三万六千个毛孔之中，一齐涌了进来一样，令人刹那之间，血液停顿，五脏翻腾，脑胀欲裂，眼前发黑，那一股恶臭，又像是一股极有力的力道一样，将人撞得向后退出了两三步去。

白素一退出了两三步，双腿发软，坐倒在地上，只觉得体腔之内，所有的一切，几乎全向口中涌了上来，白素想要忍住，但却没有法子。

她口一张，“哇哇”地大吐了起来。一直将所有的食物全都吐完，吐得只剩清水，她的恶心还未曾止。那中年人直到她吐完了，才从她的手中接过那股香来，在她的面前轻轻地摇着。

白素吸进了那股香味，她体腔内的五脏六腑，才算渐渐安于原位了。

她涕泪交流，又过了好一会，才挣扎着讲了三个字出来：“好厉害！”

那中年人苦笑道：“那是我不好，白小姐，我未曾向你说明，将人按在这个洞口，在我们这里，是被认为最厉害的刑罚。”

白素挣扎着站了起来：“这洞中这样臭法，我……能下去么？”

那中年人道：“能，但是你必须将这股香放在你的面前，烟在你的近前，你就甚么也不怕了，记着，愈向下去，愈是恶臭，千万要小心。”

白素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中年人十分虔诚地道：“白小姐，你为我们，肯作那么大的牺牲，我们的族人，世世代代都会感谢你的恩典。”

白素听了之后，不禁苦笑，她早就知道那绝不可能是一场愉快的旅行，但是她却也料不到会有这样的经历。而如果她不是被钱万人押了进来的话，她早已搭飞机回家了，怎会在这里？所以，对于那中年人的话，白素的心中，不免有些惭愧。

那中年人将绳索套在白素的身上，白素的精神，也已渐渐恢复。

她小心地将那股香凑在鼻端，让烟升上来，直钻入自己的鼻端。

如果不是刚才她曾经受过那样恶臭的熏袭，这时她也不会觉得那股香的妙用。如今她已身在通道之中，但是却闻不到丝毫恶臭，她只闻到那股舒服的香味。

她慢慢地向下落去，愈到下面，她愈是有一种极其异样的感觉。

事实上，这时四周围一片漆黑，她根本甚么也看不见。而由于那股异香一直燃着，她也闻不到甚么特别的恶臭。照理来说，是不会有甚么异样感觉的。

但是，当她想到这一条通道，不知曾经处理掉了多少死人之际，她总觉得十分不自在。

人是不能避免死亡的，但是人一和死亡接近的时候，便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这其实是一件十分矛盾的事情。

过了许久，她可以看到一点光亮了。

那一点光亮，是在她脚底下出现的，渐渐地，光亮扩大，她已可以看到，在她的脚下，是一个大洞，等到她出了那个大洞之后，她向下一看，全身都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

下面是一个并不十分大的山谷。

在那山谷之中，满是白骨和已经腐烂、未曾烂完的??体，那真正是

地狱。

有几百头丑恶的秃头鹫，正停在腐肉上面，津津有味地吮吃着腐肉，见到了白素，侧起头来，饶有兴味地看着她。

她连忙将视线收了回来，打量着，在山壁上找到了一个可以存身的地方。

她站定了身子，解开绳索，照预定的信号，将绳索用力拉了三下，表示她已经安然到达。她一直将那股香放在鼻端。

但是那股香快燃完了，她必须快点想法子爬出这个山谷去。

好在她存身的这个峭壁，看来虽然陡削，但是严石嶙峋，攀登起来，倒还十分容易，白素手足并用，一直向上，攀了上去。

等她攀出了那个山谷之际，正是夕阳西下时分。

她远远地望着在山头上，被夕阳映得金光万道的神宫，想起在神宫中的遭遇，心中不知是甚么滋味。她不敢多耽搁，又下了山头，绕过了一座山头，来到市区之中。

白素离去的过程，比较简单，她仍然化装为土着妇女，沿途前行。

不久之后，白素又在加尔各答会见了章摩，将金球交给了章摩，那是一个十分隆重的仪式，有许多人参加。当白素将金球放在章摩的面前之际，章摩盘腿坐了下来，对着金球，闭目入坐。

所有的人，都屏气静息地等着，过了足足半小时，章摩还未睁开眼来。白素不知道章摩是作甚么，她低声问身边的萨仁，道：“他在作甚么？”

萨仁答道：“他在静坐，他是少数对着金球静坐，便能在金球中得到超人的启示的高僧之一。”

白素苦笑了一下：“你相信他真能得到甚么启示么？”

萨仁考虑了一下，才十分小心地回答，道：“白小姐，信仰，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力量！”

白素不再说甚么，又过了二十分钟，章摩才睁开了眼来，讲了一句话。

随着章摩所讲的那句话，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了十分失望的神色来。萨仁轻轻一碰白素，和白素一起退了出来。

白素出了房门之后，便忍不住道：“怎么一回事？可是他得到的启示，对你们极不利？”

萨仁叹了一口气：“不，他没有得到任何启示。他将在今日午夜，再试一次，如果再不能得到任何启示的话，那就表示他承接神灵思想的能力消失了，必须将金球送到最高领袖面前，由最高领袖亲自在金球之前，承受启示。”

白素问道：“如果你们的最高领袖，也得不到启示，那怎么办？”

萨仁呆了半晌，才道：“白小姐，我如果不说，那便是欺骗你，但我如果照直说了，那么我就要得罪你了。”

白素摇头道：“不要紧的，你说好了。”

萨仁欲语又止好几次，才道：“最高领袖的领悟能力是不会失去的，如果他得不到启示，那便是……这金球有问题了。”

白素呆了一呆：“这是甚么意思？”

萨仁又支吾了一阵：“或者是……这金球是假的，不是神宫之中的那一只。”

白素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她的心中，当然不高兴到极，面色已立时沉了下来。萨仁在她的身边，显得有点手足无措。

过了好半晌，白素才冷笑道：“萨仁先生，我本来就无意居功，而且，我终于进入了神宫，取到了金球，也不是为了帮你们。我是被人押解着进入你们的地方，金球是真是假，我没有任何责任。”

白素毫不客气的话，令得萨仁更是十分尴尬。

那是怪不了白素的，试想，白素为了取得这只金球，当真可以说是出生入死，但是如今却有人以为那金球不是她从神宫中取出的！

萨仁陪着笑，白素又道：“我认为能从金球中得到启示，本是一件十分无稽的事，你们的最高领袖，在你们的心目中，是转世不灭的活神仙，在我看来，他也只不过是人，而且是一个很普通的年轻人，一点也没有甚么了不起！”

白素的话，实在说得太重了，因之萨仁的面色为之大变。

过了好一会，萨仁才缓缓地道：“白小姐，请你不要提及我们的信仰！”

白素也恼怒了起来，大声道：“我可以，我有这个权利，你说是么？”

萨仁摇头道：“不，你没有，你有权不参加我们的信仰的行列，但是你却不能诋毁我们的信仰！”

白素冷笑着：“随便你怎么说！”

白素怀着怒意，离开了那幢房子。

她知道某方面特务对她的监视可能还未曾放松，是以她的行动仍十分小心，她化名订了机票，再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卫斯理。

第七部：金球神异力量消失

我接到白素将要回来的电报，心中十分兴奋，因为我和白素分手许久了，我到机场去接她，但是我却没有接到白素。

白素所搭的那一班飞机，永远未曾飞到目的地，那便是在题为“原子空间”故事中所叙述的事。白素的飞机虽然未曾飞到目的地，但是我和白素，却终于相见。还有一段极其冗长的时间——在时间几乎已经没有意义的境地中相处。

在那一段不知过了多久的日子中，白素将她取金球一切经过，详详细细地讲给我听，她所讲的一切，我已全部记述在前面了。

（在那境地中的奇遇，记述在“原子空间”这故事中。）

白素所讲的一切，我毫无疑问，深信不疑。

但是，我却也有一个极大的疑问，那便是；何以那个地区的人，对那只所谓“天外金球”有着如此的崇仰？

如果说，金球只是咋为一种迷信的象徵，这个解释可以使大多数人满意，但却不能使我满意。

因为那个地区的学者，对于精神学的研究，可以说超越世界上任何地方。

他们坚信某一些人，可以和金球发生思想上的感应，能在金球中得到启示，这可能不是偶然的。

但是，如果要承认这一点，首先要承认那天外金球也是会“思想”的。

要不然，“金球”便不能和某些人进行思想交流了。

一个金属球，居然会有思想，这不是太无稽了么？有思想的应该是动物，那么那个金属球，那个“天外金球”，难道是动物？

金球是不是动物，我不敢肯定，但是金球会移动，我却可以肯定，我根据白素的叙述来肯定这一点。

当白素讲到她在神宫之中，终于找到了“天外金球”之际，金球并不在那九个暗格中的当中一格中，而是在一条如同被蛀虫蛀出的孔道之中，那孔道有近两??长，白素很侥幸地手臂刚好够长，所以才能将金球慢慢地取了出来！

那孔道是怎么来的？

金球为甚么不在暗格中？

这难道不能说，是金球“想”离开暗格，因之以一种极大的力量，和极慢的速度，在向前缓缓的推进？

这种说法，当然近于荒诞，但是它却盘旋于我的脑际不去。

在我们回到家中之后，准备婚事的进行，打电报催白素的父亲回来。

白老大的回电，使我们的婚期拖延。回电十分长，他说他和几个朋友的研究工作，已经略有眉目。他们研究的是如何使新酒在极短的时间内变为陈酒。他说他现在不能来，如果我们坚持立即结婚，他当然不反对。但如果我们能够等到他研究成功，使我们婚礼的来宾，能够是世界上第一批嗜到这种美酒的人，他自然更加欢迎云云。

我和白素看了电报，都不禁笑了起来。我们不急于结婚，但也不能永远等下去。我们也希望他成功，是以决定等他一年。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尽情地游乐。但是在游乐中，我却仍然没有忘记那“天外金球”。

有一天，傍晚时分，我和白素一起躺在郊外近海的一块草地上，望着被晚霞烧得半天火红的天空，我忽然问道：“那个最高领袖，究竟有没有在金球中得到甚么启示？”

白素提起这件事来，心中仍有余怒：“谁知道他们，理他干甚么？”

我想了一想：“我倒不这样以为，你不觉得金球不在原来的地方，这事情很值得奇怪？”

白素微嗔道：“你别再提金球了，好不？”

我摇头道：“不，我偏要提，不但要提，而且这几天，反正闲着没事，我想和你一起到印度去，我要仔细看看那只金球！”

白素从草地上跳了起来，手叉着腰，装出一副凶相地望着我。

她就算装出一副凶相，但是看来也十分美丽。她看我反倒摆出一副欣赏的姿态来，也凶不下去，转过身：“你要到印度去，你一个人去好了，我可不去。”

我站了起来，到了她的身后：“如果你不和我一起去，我此去要是有甚么三长两短的话，那我们不是要永别了么？”

白素摇了摇头：“首先我要知道你去印度的目的。”

我也一本正经地道：“好，我可以告诉你，我到印度去的目的，是想弄清楚那只金球，究竟是不是能和人作思想上的交流。”

白素冷冷地道：“??，你又有新花样了？甚么时候起，又对灵学研究有了兴趣？”

我忙道：“兴趣我是早已有的，只不过没有机会而已。这只金球既是来自世界灵学研究的中心，又曾经有和人交流思想的纪录，那么好的机会，我又怎能轻易地错过？”

白素又道：“到了印度之后，有甚么打算？”

我道：“我想，那金球既然是你出生入死从神宫取来的，那么，由你出面向他们借来观赏一下，应该可以？”

白素道：“那我却不敢肯定。”

我笑了起来：“老实说，就算他们不肯借，以我们两个人的能力，难道还不能偷到手么？”

白素有些啼笑皆非之感：“好，就算偷到手了，你又怎样？”

我想了一想：“然后，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对着它来静坐，看看是谁先能够在金球上，得到那种奇妙的精神感应。”

我是个想到甚么就要做甚么的人，一天之后，我们已在加尔各答的机场上搭上车子，前往酒店去了。

我们在酒店中略为休息一下，便由白素带路，去找萨仁。

那幢屋子正如白素描述的那样，十分宽敞，守门的两个汉子，显然认识白素，见了她，立即恭恭敬敬地向她行礼，白素却不立即进去，只是向他们说，她要见萨仁先生。

那两个大汉中的一个，走了进去，不一会，萨仁便奔了出来，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极其欢迎的神色，一看到他面上的那种神情，便知道他是真的欢迎白素到来的。我想他这种热烈的欢迎，可能会冲淡他们上次分手时的那种不愉快。

果然，他们热切的握着手，白素立即向萨仁介绍了我，萨仁和我也用力地握着手：“欢迎，欢迎，久仰大名！”

我自然不免谦虚一番，萨仁将我引到了客厅之中，寒暄一会，我就开门见山地问道：“萨仁先生，那天外金球怎么样了？”

萨仁本来是兴高彩烈地在和我们谈着话的，可是他一听到“天外金球”四个字，他的脸上，便立时罩上了一层乌云。

他并不回答，只是叹了一口气。

我和白素也不出声，只是望着他。

过了好一会，萨仁才又道：“这是我们的不幸，连我们的最高领袖，也不能在金球前得到任何启示，白小姐，你别生气，我想那金球一定有甚么不对头的地方，一定是的。”

白素并没有再生气，她只是带着同情的眼光，望着萨仁，因为萨仁的神情，的确十分沮丧。

他顿了一顿，才又道：“关于这一点，是最高的机密，希望两位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白素和我都一齐点头答应，我问道：“那么，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怎样呢？”

萨仁显得有些不明白，他反问道：“你的意思是……”

我补充道：“我是说，对于金球会给人启示这一点，希望听听你的意见。”

萨仁用心地听着，然后道：“那是毫无疑问的事，金球是天外飞来的，已有几百年了，神宫的典籍之中，记载得十分明白，一个白天，金球自天而

降，落在一个天井中，将很厚的石块穿透，要凿开大石，才能将金球取了出来，第一个对着金球的高僧，便感到金球给他以启示，和他作思想上的交流……”

我也用心地听着，然后问：“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和金球作思想交流的，是不是？”“对，不是每一个人，必须是有修养的高僧。”

“你以前见过金球没有。”

“见过，我是被获准在神宫中自由行动的少数儿童之一，我见过金球。”

“你对金球，可有感应力？”

“我没有，但是我的父亲有这种力量，我曾听得他讲述过当时的情形，我的父亲是一个从来也不说谎的人，所以我相信这天外金球，的确有接触人思想、启发人思想的能力！”

萨仁讲得如此之肯定和坚决，使我望了白素一下，我的意思，白素是明白的，那便是：这金球一定是真的有什么神妙的地方，而绝不能用“迷信”两字，便将它奇妙的地方一笔勾消！

我又道：“那么，萨仁先生，令尊当时的叙述，你可能向我们覆述一遍么？”

萨仁道：“当然可以，我父亲有好几次这样的经验，每一次都是差不多的，他将金球放在面前，面对金球静坐，然后，他便觉得那金球不是一个死物，而是活的有生命的。虽然金球仍然不动，但他却觉到了有人在向他讲话，向他讲话的人，毫无疑问是先知，因为他有许多疑难不通的问题，都可以在这样的思想交流之中，得到解答，要求金球给他以帮助！”

白素听到这里，张口欲言。

但是，我却施了一个眼色，止住了她的话，因为我知道，她必然要说“这太无稽了”这句话的！

我问道：“放金球的暗格后面，可有一个暗道，容金球落下去？”

萨仁道：“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小时候，被高僧认为我是灵异的童子，几乎每次请金球出去，都是由我捧着金球的。”

我立即道：“那么，你觉得如今的金球，有甚么不同？”

萨仁摇头道：“没有，金球是一模一样的……它好像轻了一点……但这也可能是我人长大了，对重量的感觉不同了缘故。”

我点头道：“非常谢谢你，萨仁先生，我有一个要求，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答应。”

萨仁慨然道：“我想没有甚么不能答应的。”

我慢慢地道：“我想向你们借这只金球研究一下，以一个月为期，定然归还。”

萨仁一听，便呆了一呆。

我道：“不能？”

萨仁忙道：“不是，但是这一件大事，我不能决定，章摩也不能决定，这必须得到我们的最高领袖的亲口答允才可以，而金球也正在他那里。”

我道：“那么，向你们的最高领袖引见，让我当面要求？”

萨仁沉吟了一下，站了起来：“请等一等，我去和章摩商量一下，他因为有病，所以不能陪客人，请你们原谅。”

萨仁一面说，一面便走了进去。

一等他进去，白素便低声道：“你也真是，借这金球来，有甚么好研究

的？”

我道：“你别心急，我如今已经有了一个约略的概念，你可要听听？”

白素撇了撇嘴：“甚么概念？还不是想入非非？”

我笑了起来：“科学的进步，全是从想入非非上面而来的。若不是有人想入非非，想到天空中去遨游，又怎会有飞机？若不是有人想入非非，想不必走路而移动身子，又怎会有汽车？”

白素挥手道：“好了，好了，谁来听你那些大道理，你对那金球，有了甚么约略的概念，快说吧。”

我道：“我想，那天外金球，极可能是——”

讲到这里，萨仁便走了进来。

他一进来，我的话头自然打住了。萨仁的脸色相当兴奋，他一进来便道：“好，章摩先生授权我带你们去见最高领袖，这是极大的光荣。”

我们没有表示别的意见，萨仁要我们立时启程，我们驾车到了机场，萨仁有一架小型的飞机，我们向北飞去。

飞机飞了许久，我们来到了位于山脚下的一个小城中，这个小城十分幽静美丽。

在一幢极其华丽的别墅中，我们会见了那位世界闻名的最高领袖。那位领袖作僧侣打扮，戴着一副黑边的眼镜。

可是就算他戴着一副眼镜，他看来也比我更年轻些。

但是，他却有一股使人肃然起敬的神熊，我们和他讲了几句话，我更发现他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然后，我提出了我的要求。

他沉默了许久，并不直接答应我的要求，却反问一句话：“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怎样？”

他的这句话，不禁令我十分为难。

我当然是有我的看法，但是，只怕我的看法他非但不会接受，而且还是连听也不喜欢听！

我也呆了片刻，又反问他：“你是喜欢我真正的见解呢？还是听我敷衍的见解？”

我这样说法，是很聪明的，因为我那样说了之后，就算以后的话，有甚么得罪他的地方，他也不能怪我，因为我曾有言在先了。

他听了之后，笑了起来：“你只管说，我自己是专攻佛学的。专攻佛学的人有一样好处，是可以容纳其他任何和佛教教义相反的说法，佛教是博大、兼容的。”

我久已听说这位奇异的人物相当开通，如今已证明是事实。

我放心地道：“我的看法有两种。第一种，是那个金球，根本不可能和人作思想交流，而数百年来一直有这样的传说，那是你们的一种手法。”

我的话讲得十分不客气，在一旁的萨仁连面色都变了，白素也向我瞪眼，似乎怪我不应该那样说法，那位最高领袖也沉着脸，不出声。

我看到他好像有一点不高兴的样子，是以停了一停，不曾再讲下去。

难堪的沉默，足足维持了近三分钟左右，那三分钟，长得如同三个月一样，令人如坐针毡，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终于，他才叹了一口气：“不，你错了，这绝不是甚么手段，我以我个人的名誉保证，我的确曾和这金球作过思想上的交流，发自金球的思想，也曾给我以许多超特的启示。”

他讲完了之后，顿了一顿：“你相信么？”

我连忙道：“我当然相信。”

他又道：“那么，你第二种看法是甚么呢？”

我道：“第二个看法是，这金球从天外飞来，那可能是另一个星球上飞来的一种东西。”

他皱了皱眉，并没有插言。白素则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眼光望着我，我猜想她要大笑。

这的确是很好笑的，因为数百年来，和这只神秘的天外金球发生关系的只是玄学、灵学和精神学，但是我却将它和尖端科学结合在一起了。

我停了没有多久，便继续道：“譬如说，那是另一个星球上的高级生物，放出来的一个仪器，这个仪器的目的，是要探索地球上是不是会有思想的高级生物，当它自天而降的时候，它恰好落在神宫之中，于是这天外金球便成为你们的宝物。”

他缓缓地摇着头道：“我仍然有些不明白，譬如说，它怎会和人交流思想呢？”

我道：“我还有一个大瞻的假设，那便是这金球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精密的仪器，说不定，它还接受不知在多么远的无名星球上的高级生物的指挥。它的任务既然是探索地球上有没有会思想的高级生物，那么它必须会发出和地球生物脑电波相近的电波——”

我才讲到这里，他便摆了摆手：“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他只讲了一句话，便又停顿了下来。

过了片刻，他又道：“所以，当那金球中的微电波，和我们的脑电波发生感应之际，我们就能和金球作思想交流，是不是？”

我心里惊讶于这样一个神秘地区的精神、宗教领袖，居然也有一定程度的现代知识。

我连忙点头道：“对了，就是这意思。”

他忽然又爽朗地笑了起来，道：“其实，我们的意见并没有甚么分歧之处，你明白么？我们两人的见解，如果把某些名字换一下，那便一样了。你说某个星球上的高级生物，我说是西天佛祖，你说金球降落地球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地球上是否有高级生物，我说金球恰好落在我们的神宫，是佛祖给我们的直接启示，因为我们的地区，一直是皈依我佛最虔诚的地方。”

我同意他的话，但是我却毫不客气地反问道：“那么，为甚么如今你不能在金球之中，得到任何启示了呢？”

那领袖的脸上，现出了相当痛苦的神色来：“或许，那是我们已离开了原地的关系。”

我摇头道：“我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放出金球的某种高级生物，曾对金球作了一些调整——”接着，我便将金球曾在神宫中移动位置的事情，和他讲了一遍，然后道：“所以我请你将这只金球借给我研究一个月，因为我对于诸如此类的事情特别有兴趣。”

他又沉默了片刻才道：“好，我答应你，但是有两个条件。”

我听得他答应，心中大是高兴，忙道：“只管提！”

他道：“第一，你不准损坏那金球，金球归还我的时候，必须仍是完整的。第二，不论你研究的结果怎样，都要如实告诉我。”

我站了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一定遵守你的条件。”

他拍了拍手掌，两个老僧走了进来，他向他们讲了两句话，他讲的话，

白素听不懂，但是我却听得懂，精通各种冷门语言，这是我自豪的一点。

我听得他在吩咐：“去请西天佛祖座前的金球出来，交给这位先生！”

那两个老僧恭恭敬敬地走了开去。不一会便捧着一只檀木盒子，走了出来，先向他请示了一下，然后将盒子交给了我。

我按捺住了强烈的好奇心，我并没有立即打开来看，萨仁立即示意我们应该告辞了，所以我和白素两人，便由萨仁陪同，告退了出来。

一到了外间，萨仁便十分兴奋地道：“自从逃亡以来，我很久未曾见到他如此健谈！”

我也发表我的观感：“他是一个很有学问、很聪明的人，即使他不被你们目为偶像，他也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学者或佛学家。”

我们一直退了出来，在将到那幢建？？物的大门口时，萨仁警告我们道：“两位还要小心一些，因为据我知道，某方面仍然未曾放弃得到这只金球的企图，如果金球落在他们手中，那我们所蒙受的损失太大，白小姐该知道这一点的。”

我点头道：“要保护这金球，我先要放弃这只盒子。”

萨仁更进一步地道：“我有更好的方法，你将空盒子交给我，由我拿着，从大门口走出去，你们两人从后门走。这里的几个门口，日夜不停，有好几方面的特务在监视。”

当时，我几乎连考虑也未曾考虑，便答应了萨仁，因为萨仁说出来的办法，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我还笑着道：“不错，我自后门走，还可以化装为你们的伙夫！”

萨仁也笑道：“错是不错，可是你会讲我们的话么？”

我立即说了一句：“青？？糍粑团好了，大人，请用吧。酥茶在几上。”

萨仁讶异地望着我，大笑了起来，他当真让我们到后门去，在厨房中，我和白素换了厨子厨娘的装束，出了后门，由一辆小汽车载我们回到酒店去。

唉，这真是万万料不到的事情！

当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酒店中，打开早报之际，竟看到了萨仁的死讯。

是我先看到的，接着白素冲进了我的房中，我们两人相对站着，呆若木鸡。我和白素两人，绝不是感情脆弱经不起打击的人。但是萨仁的死，却是太出乎意料之外了。

报上的记载说，他捧了一只盒子，登上了汽车，但车子只驶出几十码，一轮机枪就将车子射成蜂巢，萨仁当然死了，接着，有几个大汉冲过来，抢走了那只盒子。

萨仁可以说是替我们而死的。

而且，若不是我忽然对金球有了兴趣，想进一步地研究它，来到印度的话，萨仁怎么会死？

我们两个人，成了萨仁的催命判官！

好一会，我们才一起颓然坐了下来。又过了好一会，我才道：“如今，我们唯一可以安慰的是，他死得一定毫无痛苦。”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受怀疑，我先进行化装，戴上了尼龙纤维的面具。然后，我又劝白素快些进行化装，我们几乎甚么都不带，只带了那只金球——用旧报纸胡乱地里着，在外面看来，就像是一只破油瓶一样。

然后，我们又使用最简陋的交通工具，因为我和白素扮成了一对贫民夫妇。我们在印度各地走着，有一段路，甚至是白素坐在独轮车上而由我来

推她。

直到一个月之后，我相信我们已完全摆脱了跟踪，我们才到了新德里。在新德里办了一些手续，我们带着金球，直飞美国。

在我们流浪于印度的时候，当然没有机会研究那金球，而且，我根本不敢现露出那金球来。

萨仁已经死了，如果我再失去了金球的话，那怎还对得起他？

而到美国去，也是在那个时候决定的事情，因为只有在美国这科学高度发达的国家中，我才能找到帮助我研究这金球的朋友。

在飞美国的途中，我仍是寸步不离那只金球，一直到我们到了美国，在一个朋友的别墅中住了下来为止，我才有机会研究那金球。

那位朋友是一位光学专家，他的别墅在一个大湖的旁边，那个大湖之旁有许多别墅，但是每一幢房子的距离都相当远。

第八部：金球内部怪异莫名

那位朋友还是单身汉，叫王逢源，为了工作方便，住在不远处的工厂宿舍中，到假期，才回到别墅中来，令我满意的是，别墅的地下室是一个设备称得上完美的工作室。

我的朋友工厂，专门制作精密的仪器，所以，他的工作室中的那些工具，对我研究这神秘的金球，极有帮助。

第一天，我埋头工作便有了一定的成绩。

首先，在金属光谱的分析中，我发现那制成金球的金属，地球上绝不存在。

这对于我的理论是有帮助的——它来自另一个星球。在另一个星球上，有着地球上不存在的金属，这是极其简单的事！

接着，我用可以透视金属内部的X光机去检查金球的内部，但是我失败了。特种的X射线竟也不能透过那种金属，我得不到甚么。

然后，我再以精密的仪器去检查金球的表面。

我相信整个金球，只不过是一个外壳，在金球里面，应该包含着甚么仪器。既然是外壳，那就一定会有接口、焊缝等等的痕迹，那么，用精密的仪器来检查，一定可以检查出来。可是，我也失败了！

金球的表面，竟平滑到了所有的精密矮器上的指针全都指向零。

暂时我没有甚么办法了，休息了一天，和白素在那湖上划船、钓鱼，??晚回家，我那朋友已经在别墅之中，那是星期五，他可以休息到星期一早上。

即使是在划船的时候，我也是将金球带在身边的，是以当我们回到别墅，立即进入工作室之后，我的朋友王逢源才第一次看到那只神秘的天外金球。

我们先化了一小时来讲述这金球的来历和我对这金球的见解。然后，我们开始工作。

他从一只不??钢的手提箱中，郑重之地取出一根细细的钢管来，那钢管的尖端，细得和针一样，他将那钢管接驳在一个仪器上，然后才转过

头来，得意地向我笑了笑。

我问道：“那是甚么玩意儿？”

他道：“这是我从工厂中带回来的。为了借用这东西，我得经过工厂董事会的批准。”

我笑道：“这究竟是甚么东西？他能够检查出金球内部的情形么？”

王逢源点头道：“我想可以的，这是超小型的电视摄像管，我们在金球上钻一个洞，将摄像管伸进去，那么，金球内部的情形，就完全展示在那个电视萤光屏上了！”他向一幅萤光屏指了一指。

我摇了摇头道：“那不行，我和人家讲好了的，我不能损坏金球。”

王逢源道：“不是损坏，只是钻一个小孔，那小孔的直径只有七十分之一公分！”

我抚摸着那金球：“在表面上如此光滑的金球之上，即使你钻了一个直径只有千分之一公分的小孔，也会被人发现。”

王逢源忙道：“可是，我们可以在事后将这个小孔补起来，我亲自动手，我，美国最精密最高级的仪器厂的总工程师，亲自来动手！”

我仍然摇了摇头；“我承认你是一个超绝的工程师，而且这里的设备也是第一流的，但是我却仍然认为你没法补得起这个小孔来。”

王逢源有些发怒，道：“为甚么？”

我道：“很简单，你拿甚么来补被钻出来的小孔？这金球是甚么金属铸造的，你也不知道，你如何能找到同样的金属来补孔？”

王逢源瞪着眼睛：“老天，你怎么连一点现代工业的观点也没有？那小孔微小得几乎看不到，你以为我是在金球上挖一个大洞么？别废话了，除了这个办法之外，别无他法。”

我若不是亟想知道金球的内部究竟是有些甚么东西的话，绝不会同意王逢源的办法的。

而这时，我仍然来回踱了很久，才道：“好，你钻孔吧。”

王逢源将金球固定在钻床上，用细得像头发也似的钻针，开始在金球上打孔。

铸造金球的那种金属，显然极其坚硬，因为即使是镇石钻针，陷进金球的速度也十分慢，足足半小时，才钻进了半寸左右。

仪器上显示，钻针上所受的壓力，在渐渐减轻，那表示将要钻透了。

终于，钻针透过了金球，又缩了出来，金球上，已多了一个小孔。

我对于那时的感觉，实在是十分难以形容。不错，那个小孔小到了极点，但是，即使是这样微小的一个小孔，由于那金球的表面，实在太过平滑的缘故，看来仍是十分之醒目。我只是苦笑，道：“逢源，你知道么？我要失信于人了。”

王逢源却是兴致勃勃：“不要紧，我可以补得天衣无缝，你放心！”

他取下了金球，又将之固定在另一个支架上，然后，他开始使用他特地自他工作的工厂中带回来的“雷射光束反应摄像仪”。

他将那尖针对准了小孔，然后按下一个掣，一股极细的光束，笔直地由小孔中射了进去。

他又忙地按动了其它的许多控制钮，那电视萤光屏，也已亮了起来。

一分钟后，我们在电视的萤光屏中，看到了形像，那是一幅相当美丽的图案，全是六角形的排列，整齐、美观。而那是甚么东西，即便是一个小

学生看了，也可以立即回答出来的：蜂巢！

王逢源似乎也觉得有点不对头，他又调整了几个控制钮，使电视萤光屏上的画面变得更加清楚，但是仍是和蜂巢一样的六角形的排列。

王逢源向电视注视了半晌，才摊了摊手：“一切仪器的工作，都十分正常，所以我说，那便是金球内部的情形了，这只金球的内部，并没有甚么东西，但是它的内壁像蜂巢。每一个六角形的大小相等，每一边是零点三公厘，看样子，那种蜜蜂相当小，是不？”

王逢源还有兴趣幽默，我却十分沮丧。

王逢源又道：“让我们来看看近镜，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是放大了一个六角形的格子！”

他一面说，一面调整仪器，电视机上果然出现了一个大六角形的格子，当我和王逢源两人仔细向那大六角形格子看去之际，我们两人都不禁呆住了。那六角形的格子之中，并不是空的，而是有着许多东西。

那些东西的形状之怪，我们无法叫出名堂来，当然，也不知那些东西有甚么用处。

金球的表面虽然平滑，但是内壁却十分粗糙，是以才会在放大了之后，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但是，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却显然难以全归咎于金属表面的不平滑。

因为我们还看到了，在一堆如同牛屎也似的东西上，有一根管子，向外通去。

当王逢源调整仪器的摄像角度之际，我们发现这根管子，通向另一个六角形的空格，接着，我们更发现，在每一个六角形的空格中，都有同样的管子，四通八达，通向别处，在金球的中心部分，有一个六角形的立体，是连结那么多的管子的总枢，在管子的其它部分，有时有一个小小的隆起。

我和王逢源两人，对着电视萤光屏，足足看了一个小时，直到眼睛发痛，仍是弄不明白我所看到的，究竟是甚么东西。

王逢源苦笑了一声，关掉了仪器：“看来，这像是一个摩登蜂巢，那些管子，倒像是蜂巢中的交通孔道一样，对不？”

我苦笑了一下，王逢源自然是在讲笑话，但是，王逢源的话，又不是全无道理的。那许多管子（实际上比头发细得多）四下交叉，到处连结，但是却一点也不乱，看来真像是交通线。

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在我的预料中，金球的内部，应该是装置着精密的仪器的，但现在却是这样莫名其妙的东西！

那些东西究竟是甚么，我和王逢源两人都说不上来，而且金球内部的一切，都是小得要放大几百倍，才可以看得清楚，就算将金球剖了开来，我只怕也没有这个耐心去研究它。

我道：“好了，第一流的工程师，你可以将小孔补起来了。”

王逢源却奇怪地瞪着我：“咦，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科学观点也没有的。”

我几乎想骂他几句，但是我心意阑珊，只是冷冷地道：“甚么叫科学观点？”

王逢源道：“科学观点就是做一件事，在未曾彻底做好之前，绝不休止。你如今已明白金球内部的东西是甚么了么？为甚么要我补起小孔来？”

王逢源的话，虽然讲得十分不客气，但是却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自

沙发上一跃而起：“来，我们来继续研究。”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王逢源动用了他的假期，我和他几乎日日夜夜在工作室中。我们化了三天的时间，将金球放大了几十倍，制成了一个模型。

那模型的内部是全部按照电视萤光屏中现出来的情形所制成的。

做好了这个模型之后，我们再进一步地探测金球内部的那些其细如发的管子，那是空心的。而空心之中，又没有别的甚么。

王逢源又自作主张地弄断了一根那样的细管子，仔细观察管子的内部。

在他刚告诉我弄断了一根管子之际，我还不同意那样做法，但是，当管子内部的情形，反映在电视上之际，我们都惊讶得跳了起来！

那管子虽是空心的，空心的部分微小到极，然而，在放大了之后，我们在管子的中心部分，发现了一些极奇异的东西！那些东西的形状，仍然是极其奇特，乱七八糟的，而这种东西，却不是固定在管子的内部，而是可以在管子内部滑动！如果说，那些四通八达的管子，是一组复杂而有计划的交通线，那么在管子中的那些东西，就应该是车子！

可是，难道那些空心的小管子，真是交通孔道么？是一些甚么样的“人”，在使用这种交通孔道呢？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之至。

而到了第四天晚上，更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了。

我们在休息了片刻之后，准备再探索金球内部的情形之际，却发现被我们钻出来的那个小孔，竟然不见了！

那个小孔本来是相当刺眼的，但是这时，整个金球的表面，平整光滑，绝没有任何瑕疵，那个小孔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和王逢源两人，都不禁相视苦笑。

这几天中，我们每一个人，连白素在内（她照料我们的生活，有时也参加我们的工作）都尽量发挥我们的想像力，来猜测那金球究竟是甚么东西。但是我们的想像力，却也没有发展到了金属会自动地将小孔补好这一点。

在我们发现那金球的表面上已没有小孔的一刹那间，我们都以为金球被人掉了。但是我们又立即否定了这样的想法。

因为在这几天间，我们根本未曾离开过工作室。

就算是有一个隐身人混进了工作室来，我们也应该可以看到金球被取起来的情形。

那就是说：金球还是这只金球，但是，球上的小孔是不见了，填塞了。这说明这种金属会生长，是活的金属：这一切超乎知识范畴以外的事情和疑问，将我们两个人的头都弄得胀了起来。

我最先想起，当钻那个小孔的时候，有一些极细的金粉末，是被王逢源收在一只小瓶子之中的，我连忙叫他找出来看一看。

当我们看到那小？？子的金粉时，我们又不禁苦笑，原来那一部分金粉，已不再是粉末，而是结成了极小的一个小圆珠状！

这证明这种金属，的确有活动能力。这情形像是汞散开之后，又凝聚起来一样。然而汞是液体，组成这只金球的金属，却是固体。

我们又在金球上再钻了一个孔，然后，用高倍数电子显微镜来观察它的金属粉末。在显微镜下，金属粉末都是变形虫一样。

我说它们像变形虫，那是因为它们的确在动，以一种极慢的速度在动，当两粒微粒相遇之际，就有触须慢慢地伸出，终于，两粒金粉，合并为一粒。

王逢源怪叫了起来：“老天，这不是甚么金属，是生物！”

我点了点头。

王逢源的话，听来虽然荒谬，但却无法加以否认，因为它会动。会动的东西，你能说它不是生物么？而且，金球会动，我可以说是早已知道了的。

看来，整个金球，像是由一种结聚了无数微生物而成的物体制成的。那种物体，有些像珊瑚礁，但这种微生物凝聚在一起之后，却有着极佳的金属性能，那样坚硬的生物，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那一刹那间，我却想起一种叫作“缅茄”的植物来。缅茄的种籽上有一种黄色的附着物，那种附着物像是种籽上的一层帽子，那是极其坚硬，如同金石一样的东西，可以用来雕刻成种种的形状，那不也是生物么？如果将之放大数千倍，只怕也可以看到清晰的细胞组织。

那么，整个金球，全是由一种微生物聚集而成的，似乎也不值得怎样奇怪了。

我苦笑了一下：“这个事实是我们必须接受的：这是一种生物制成的，它会生长，你在它上面钻一个孔的话，它会慢慢地恢复原状。”

王逢源道：“那么，它内部的六角形空间，难道也是天然的排列？”

我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只好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的话说了等于白说，王逢源也只有苦笑：“看来那种微生物是会思想的，要不然何以金球能和人作思想上的交流呢？”

我道：“我们可以将整个金球作微电波的试验。”

为了作微电波试验，我们又忙了半天，因为我们得不到任何的结果。

微电波的测验仪是十分灵敏的，人的脑电波是极之微弱的微电波，但是在仪器的仪表上，出现的数字是“一二四”。那组成金球的微生物，如果有思想能力的话，至少也应该使指针稍为震动一下的，但是仪表的指针，始终指在“零”字上。

在忙了一个下午之后，我的心中，突然升起了一个怪诞的念头来。

我们在做的工作，是在检查那种微生物是不是有思想能力，为甚么我们竟没有想到，有另外一种生物，本来是在金球之中，如今却已离金球而去了？这种生物可能是极其高级的生物，有思想，有智力，能从另一个星体中飞到地球上上来！

人类对别的星球上的生物，是无法想像的，科学家和幻想家们，曾经对其它星体上的生物作过种种描述，有的说火星人可以像八爪鱼，有的又说别的星球上的高级生物的形状，根本是不可想像的。不可想像是对的，因为人的想像力再丰富，也只是以地球上的一切作为依据来幻化扩大的。人们想像火星人有八只脚，是因为地球人有两只脚。

人永远不会想到，火星可能根本没有脚！

外星生物体积的大小，也一样不可想像。

由于在地球上，高级生物的体积都相当大，所以在想像之中，别的星球人也应该和地球人一样大，或者更大。可是，为甚么其他星球上的高级生物不能是十分大，大到一百？？高，或者十分小，小得可以在直径一？？的金球之中住上很多，而可以在那种管道之中自由来去，为甚么不能那样呢？

我停止了工作，坐在沙发上，托着头，愈想愈觉得大有可能。

王逢源望了我半晌：“你在想些甚么？”

我道：“你想，别的星球上的一种高级生物，如果小得只地球上的普通细菌一样，有没有这种可能？”

王逢源是一个科学家，所以他的回答也十分科学和客观，他道：“对别的星球上的事情，我有甚么办法说可能，或不可能！”

我不再出声，过了片刻，王逢源又道：“你究竟想到了甚么，你讲吧。”

我道：“我一直认为这金球是个地球以外的另一个星球上飞来的，本来我以为这是一个探测仪器，但现在我改变看法了，我认为这是一艘太空船，里面至少容纳了很多极小的星球人！”

王逢源望着我，过了半晌，他才道：“作甚么？他们是向地球移民？”

我苦笑道：“我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假设而已。”

王逢源摇摇头道：“你的假设显然不对，如果有很多照你所说那样的『星球人』在里面，我们也应该早可以检查出来了。”

我忙道：“我的假设还可叫延续下去，我假定：他们全走了，全都破球而出，到别的地方去而不在金球中了。那些人一定有备而来的，他们带着一切设备，来到了地球之后，便开始陆续离去……”

我才讲到这里，王逢源的双手便按在我的肩头之上，拚命摇动，使我不得不停了下来。

他道：“不给你再说下去，你一定要说的话，可以自己对自己去讲。”

我用力摔脱了他的手：“我要将金球用刀剖开来，我相信在高度的显微镜之下，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些东西，来支持我的假定。”

王逢源道：“你发痴了，我要钻一个小孔你都不肯，如今你却要将金球剖了开来？”

我耸肩道：“反正它会自己长好的，又怕甚么。剖！”

我的话陡地提醒了王逢源，他也陡地跳了起来，大声叫道：“剖！”

白素正好在这时进来，她望着我们，也不出声，因为这几天来，我们两人的疯疯癫癫的情形，她早已见惯了。昨天晚上，她曾发过议论：“男人说女人是莫名其妙的动物，我说男人才是，哼，一群老头子在法国，想使白兰地迅速变醇。你们两个小伙子在这里，日夜不睡在堆积木，算是研究！”

当时，我和王逢源两人，对于她的话，竟没有反驳的余地！

但是不管怎样，男人总还有一股百折不挠的干劲，所以这时候，我们说做就做，开始用最锋利的切割刀，切割起金球来。

一个小时之后，金球便被剖开来。

尽避我们十分小心，我们也不免将那些细如头发的管子弄断了很多。我们将电子显微镜的放大镜头，装置在电视摄像管之前。

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是：那些奇形怪状，在六角形小空格的东西，还有着许多小孔。

我指着出现在电视萤光屏的那种东西：“这就是他们居住的屋子！”

王逢源并不出声，他只是十分小心地移动着显微镜的镜头，那是一项极其艰苦而又需要耐心的工作。

这种工作持续了好多天，可是没有进一步的发现，我们都十分失望，只好放弃不再进行，因为金球的归还日期快到了，我和白素带着它回到了印度。

那被剖成了两半的金球，的确是在自己生长，但是它“生长”的速度却十分慢，在我回到了印度之后，它还未曾全部“复合”。所以我暂时也不敢将金球还给人家。

我们住在租来的一幢大的房子中，环境相当幽静。

那一天早上，正当我在园中舒展四肢，作一些体操的时候，忽然看到一辆十分大的黑色房车，停在门口。车门打开，先下来了两个年轻人。接着，那两个年轻人，又扶下了一个老者来。

那个老者的年纪需要两个人扶持，身上穿着袈裟，一看便知道那是一位高级僧侣。三个人一齐来到了我的门前。

而这时，我也已认出，那个年老僧侣，正是，章摩。他的相片，曾经在报章上多次出现过，那是因为他最高领袖的最得力助手之故。

我的心中十分惊讶，不知道何以章摩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居住。因为由于金球尚未“复合”的缘故，我人虽然到了印度，但是却连见都不敢去见他们，也未曾和他们进行过任何联络。

第九部：神灵感应请求帮助

但是尽避我心中极其惊讶，我却还是迎了上去。

我才走出那株橡树，隔着铁门，章摩和那两个年轻人便看到了我。章摩满是皱纹的脸上，突然现出了无比惊讶的神色来。这又使我十分疑惑。

因为我认为章摩来到了这里，当然是来找我和白素的。如果他是要来见我的话，何以见到了我，竟会这样子惊讶莫名？

如果他不是来找我的话，那么，他到这里来，究竟是来做甚么的呢？

我继续向前走去，事实立即证明，章摩的确是来找我的，因为他立即双手合十，道：“原来你真的在这里，这真是太神奇了！”

我听不懂他这样说是甚么意思，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他到这里来，的确是来找我的，我连忙拉开了铁门，章摩挣脱了那两个年轻人的扶持，踏前一步，紧握住了我的手。

他不断地道：“太神奇了，这真太神奇了，先生，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章摩的话，更令我莫名其妙！

这时，白素也已出来了，她看到了章摩，也十分惊讶，我带着章摩和那两个年轻人向前走去，我们就在花园中，坐了下来。

我心中的疑惑，已使得我非向他们发问不可了，我问道：“奇怪，我们回来了之后，未曾通知过任何人，阁下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

章摩十分激动：“神奇的感应，在忽然之间，最高领袖召见我，说他得到了感应，你已回印度来了，住在甚么甚么地方。那种感应，就像是面对着天外金球时所发生的感应一样。”

我望了白素一眼，白素的脸上也有不信的神色。

章摩却愈说愈是兴奋，继续道：“当晚，我也得到了同样的感应，天外金球不在我的面前，但是我却有了那种神奇的感应，我也得到了你的住址，并且，还替你带来了一个口讯。”

我忍住了无比的疑惑：“口讯？是甚么人托你带给我的口讯？”

章摩严肃地道：“不是甚么人，是神，你快要成为神的弟子了。”

我不由自主摸了摸头顶，老实说，我绝不想剃光了头去当和尚。大约我的动作太轻佻了，所以章摩不以为然的望着我。

我连忙用语言掩饰了过去：“是甚么口讯？”

章摩的面色稍霁：“你将获得这种感应的能力。”

我皱了皱眉：“怎样才能呢？”

章摩道：“你必须一个人，绝对地静寂，静坐，不去想及任何事情，也不要急切地希望得到启示，那你就会得到启示的。”

我又问道：“我将得到甚么启示呢？”

章摩摇头道：“我也不知道，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还有那金球——”

我连忙道：“那金球在我这里，但是……但是我想，我要得到启示的话，有那个金球在，不是更容易一些么？我想多借几天，一定归还。”

章摩侧头考虑了半晌，才道：“可以，你使我和最高领袖又恢复了获得启示的能力，那是我们要十分感谢你的事，好，我告辞了。”

他站了起来，由那两个年轻人扶着，向外走去，我礼貌地送他到了门口，看着他们的车子离去。

然后，我转过身来，向白素一笑：“活见鬼了，我会成为神的弟子？”白素却并不像我想像之中那样跟着我笑了起来。她的表情反倒十分严肃，摇了摇头：“你怎么可以对你自己的见解，如此没有信心？”我不懂白素这样说法是甚么意思。

白素续道：“有的时候，两种意义相反的言词，所代表的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章摩提到『神』，你感到可笑，你提到『来自别的星球的高级生物』，章摩也会感到好笑，但事实上他口中的『神』，和你口中的『高级生物』是同样的。”

我仍然有点不明白。

白素又道：“这是能够和人在思想上联络的一种力量，随便你称他为甚么，那种东西，可以和人作思想上的沟通，则是不变的事实。”

我呆了半晌：“你的意思是说，章摩所得到的感应是真实的？”

白素点了点头：“而且，我相信如果你照着他的吩咐去做的话，你一定可以得到启示的，这正是你梦寐以求的事情。”

我又呆了半晌，白素的话，的确十分有理。章摩得到了启示，这件事情听来，固然相当神奇，但是如果解释为我的假定的那种高级生物，又和他作了思想的沟通，这就不神奇了。

那种高级生物，或者只能和特定的一种脑电波频率发生交流，而这种频率，又要在静坐的情形下才能达到，那么，章摩对我所讲的话，也不是十分虚妄了。

我默默地呆想了片刻：“你说得有理，我要试一试，反正不会有损失。”

白素有点嫉妒也似地望了我一眼：“其实很不公平的，金球是我千辛万苦从神宫带出来的，为甚么我不能得到启示，你反而能得到？”

我自然知道白素这样说法，并不是真正的嫉妒，而是想坚定我的信心。

我笑道：“那你也无法？？慕我，或许我的脑子更接近神灵的境界！”

我们一齐回到了屋子中，我从当天下午起，便开始摒除杂念，我强迫自己听完了一阕马勒的第七交响乐，让音乐先将我的思想带到灵空的境界中。

当夜色来临的时候，我便坐在有一扇窗子临着一株大菩提树的小室之中。坐在一个垫子之上。这时候，如果有我的熟朋友，不明白我在做甚么，

而看到我这怪样子的话，一定会失声大笑的。

我坐着，开始的时候，微风还吹动窗外的菩提树，发出轻微的沙声，不免扰乱我的思绪。

但是过不了多久，不知是风停了，还是我的思绪更集中了，我再也听不到有别的甚么声音。

我像是在一个十分灵空的境界中，甚么也感不到，甚么也不存在。又过了好一会，那是突如其来的一种感觉，我竟然听到了有人在向我讲话。

我倏地睁开眼来，我存身的小室中，一片黑暗，甚么也看不到。但是我的确听到有人在和我讲话，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听”到，而不是“感”到。我真的听到有人在这房间中和我讲话，虽然我看不到任何人。

我听得那声音在重覆着同一句话：“你听到我的声音么？你听到我的声音么？”

那讲话声听来十分柔和，比耳语声稍高一点。

我也用同样大小的声音答道：“我听到了。”

那声音道：“啊，很好，很好，你终于听到我们的声音了。你看不到我们，我们讲的话，你听得懂？”

我有点不明白那是甚么意思，但是我还是道：“我听得懂。”

那声音道：“你们的世界是一个奇异的世界，你们的语言，竟然有七千四百三十八种之多。”

我愕然了。

世界上的不同语言究竟有多少种，即使是再专门的语言专家，也是不能一下子就说得出来的，他们是何由而得到那么精确的数字？

我没有回答，那声音又道：“你的工作，破坏了我们的一项最伟大的工程，你知道不？但是你却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到这个星球来，你是第一个想到我们存在的人，而且我们——”

我听到这里，心情突然激动了起来。

我实在没有法子不激动，我所设想的，竟然是事实！有一种高级生物和我讲话，他们小得肉眼看不到，他们来自别的星球！

我一兴奋，便失去了安静，突然间，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

我只得强迫自己再安静下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足足过了十分钟，我才又听得那声音道：“你必须保持心地的宁静，这个星球上，可以接受我们发出的微电波的人并不多，这是我们最苦恼的事情。”

我道：“你们的意思是——”

那声音道：“也就是说，可以听到我们所发出的声音的人并不多，而且，那少数人，也一定要在宁静之中，才能和我们发出的微声波相感应，从而听到我们的声音。更可惜的是？这个星球上，凡是经常静坐，可以听到我们声音的人，都具有一种十分玄冥思想，你是第一个想到我们是另一种高级生物的人！”

这时候，我心中的兴奋，实在是难以言喻的。

但是，我却竭力抑遏着我心头的兴奋，唯恐太兴奋了，就难以再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我尽量将声音放得平静：“那么，你们是来自甚么星球的呢？”

“我们的星球小得可怜，那是一颗小行星，你们对小行星的研究不够，你们已发现了几千颗小行星，但是我们的那颗，在毁灭之前，你们还未曾发

现。”

我呆了一呆：“噢，原来你们的小行星毁灭了？”

“是的，在一次彗星接近的飞行中，我们的小行星脱离了轨道，落到了地球上。我们早已算出我们的行星会有这个结果，所以及早准备，在灾难未曾发生之前离开。”

这时候，我的思想也堕入了一个十分复杂而玄妙的境界中。这些来自另一个星球的高级生物，比地球人进步得多了。

在宇宙中，物体大小是无法比拟的，我们看来，觉得这种生物，甚至小到肉眼不能睹，那我们自己，应该是庞然大物了？

但是，宇宙之中，比地球大上几千几万倍的星球，不知凡几，又焉知那些星球之上，没有一种生物，比我们大上几万倍呢？如今和我在交谈的星球人形体虽然小，但是他们能够预测自己居住的星球何时毁灭，及早预防，这不但需要过人的智力，也需要过人的勇气！

那声音又响起：“我们全体，同心合力制成了一只硕大无朋的飞船，那飞船可以容下我们全体，飞船用一种生长极缓慢的微生物作主要原料。本来，我们是准备飞到别的小星球上去的，可是我们起飞的时间，慢了一点，结果落到了地球上，若干年后，我们才知道，那是地球上最神秘的地区之一。”

我问道：“所谓若干年后，那便是说，在你们已对地球有了了解之后？”

“是的，我们来到了地球，派出许多小飞船去侦查，将侦查的报告带回来，积年累月，我们才对地球有了了解，我们也准备在地球上定居下来了，地球是一个十分可爱的星球。”

我苦笑了一下：“你们来到地球，有多少年？直到如今，才有一个地球人知道，在地球上的高级生物一共有两种，而你们比地球人实在要高级得多！”

那声音道：“我们的寿命长，你的确是第一个想到这个问题的一个地球人。”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可是，你们知道么？如果我将这件事去告诉别人，别人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神经病者了。”

“那是一定的，许多人在听到我们声音的时候，甚至惊得尖声尖叫，我们也不轻易和人交谈，与你谈话，是要请你帮我们。”

我摊开了手：“谢谢你们看得起我，你们需要甚么呢？”

那声音道：“我们全体，在经过那么长时间之后，都想家了。”

我不由自主地睁大了眼睛：“想家？可是，你们的家，已经毁灭了啊！你们想家，又有甚么办法可想，你们怎能回家去？”

那声音有点无可奈何：“是的，我们的星球已经毁灭了，但却也不是完全毁灭了，它从天空中堕下来，跌到了地球上。”

我不禁讶异了起来：“跌到了地球上？如果有别的星球曾和地球相撞的话，那么地球岂不是也早已——”

我下面“完了”两得字，还未曾出口的时候，我已陡地想起，我是实在不必惊讶的，他们的形体，既然如此之小，他们全体，可以被容纳在一个直径一？？的金球之中，那么他们的星球当然也是很小的，在地球而言，这种小星球撞了上来，当然若无其事的，那只不过是一块大殒石罢了！

我立即笑了一下，道：“我想，你们的星球，一定十分小？”

那声音也笑了起来：“是的，照你们的度量衡标准来说，原来它有四十

二点七立方公尺。可是，当我们在地球上找到它时，它只剩下两立方尺左右。虽然只剩下那么一点，它们是我们的家乡，我们需要它。”

我在那声音中，听出了发出那种声音的高级生物，对于他们的星球，实在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这其实是十分可以理解的，譬如说我们地球人，流落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星球之上，忽然发现了残余的地球，在上面还可以找到亚洲或是美洲的痕迹，怎会不喜出望外呢？

我呆了片刻：“恭喜你们找到了家。”

那声音沉默了片刻，才又道：“不值得恭喜，我们虽然找到了我们的星球，可是却被当作了一幢巨大建？？物的基石，我们没有法子将之弄出来，而且，就算弄出来之后，也没有法子使它回到原来的空际上去。”

我明白那“巨大的建？？物”是甚么，我立即道：“神宫？”

那声音道：“是的，在我们的大飞船降落的同时，我们的星球也落到了地球的表面，金球被当作神物供了起来，我们的星球，则在若干年之后被从地下掘了出来，作了神宫补充建？？的基石。我们在金球中生活了许多年，才找到了克服地球地心吸力的法子，但是我们只能离开金球作飞行，却始终不能使金球起飞，而我们……老实说，我们不愿意再在地球上耽下去了。”

我苦笑道：“这……看来我没有甚么可能帮助你们的。”

我一面说，一面摊了摊双手。

突然之间，我觉得手心之上，似乎有甚么东西，??了一碰，同时，我听得那声音竟自我的手心之上，发了出来：“我们请求你帮助，你现在勉强可以看到我们的小飞船，请你看看。”

我俯首向手掌之上去看，黯淡的月色，从窗口射进来，我看到我的手心之上，有极小的五点淡金色的小点，那五个小点只不过像针尖一样。

我惊叹了一声：“那么小，这是你们的飞船？”

“这是我们的六人飞船，我们总共有三十个人，是全体的领袖，来请求你帮助，希望你能够答应，当然我们也不会白要你帮忙。”

我仍然注视着手掌的小金点，我不明白何以他们的形体如此之小，却能将他们发出来的声音，扩大到我可以听得到的程度。

但我只是略想了一想，便又不由自主地苦笑了起来：“请相信我不是不愿意帮助你们，我极愿帮忙，但是我却感到无能为力。”

那声音道：“你可以的，你可以去将那被作为基石的星球取下来。带出那地区，并且设法将它装在一枚火箭之上，射上我们原来的空际去。”

我啼笑皆非，只怕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这一点的，而他们居然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我觉得我实在是十分难以回答，只得道：“我想，我想，你们虽然在地球上逗留了好几百年，但是对于地球上的一切，似乎还不够了解。”

那声音道：“不，我们知道这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我们要求你这样做是不情之请。如今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不能克服地球的地心吸力，我们无法举起我们的星球，除此以外，有许多地方，我们可以和你共同进行。”

我并不想对他们表示任何的不恭敬，因为他们的形体，虽然如此之小，但是他们的智慧，毫无疑问在地球人之上！

但是我仍然不由自主地道：“你们？你们可以和我合作？这是甚么意

思？”

“我们的形体虽小，但是有很大的力量，譬如说，我们的六人小飞船的速度就相当快，它在全速飞行时，几乎可以穿过任何物体。地球人的身体构造十分脆弱——请原谅，譬如说，我们穿进了一个人的脑子，切断了其中一根脑神经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会变成白痴了。”

我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战。

我不知道他们的全数究竟有多少，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十分爱好和平的生物，他们具有随时可以杀人于无形的力量，如果他们存心毁灭人类的话，那么地球人只怕早已绝种了。

在我呆住了不出声间，那声音又道：“我们还可以发射一种光束，那种光束的杀伤力很强，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杀死人的。”

我又呆了片刻，才道：“我对你们具有这种力量，倒并不表示怀疑，但是，我们面临的困难，绝不止那些，神宫的所在地，像我这样身分的人偷进去已冒着极大的危险，何况要将作为基石的一块两立方公尺的石块取出来，并且将之带出来？这实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将这个地区所有的敌人，都杀死或者变成白痴，但是我猜想你们也不会同意这样做法的，是不是？”

那声音苦笑着：“你说得对，或许我们是太想家了，所以才变得颠倒起来。”

我还想说甚么时，那声音道：“那我们只好放弃这个要求了。”

我忙道：“你要明白，事实上，并不是我不肯帮助你，而是无能为力。”

我未曾再听到那声音，只是看到我手心上几个淡色的小金点，突然不见了。那是怎样消失的，我也未曾看清楚。自然，自然，那是由于他们的飞行速度极高的缘故。

我一个人又在密室中坐了一会，才走了出来，一开门，我才知道白素一直在门外，她一见我就道：“我听到了你讲的每一句话，你真的听到了他讲的话么？”

我惊讶地反问：“你没有听到？”

白素摇头道：“除了你的声音之外，我没有听到任何人的声音。”

我不禁使劲摇了摇头，心中想：难道刚才，实际上我也未曾听到任何声音，一切只都不过是我自己的幻想？但是，我看到的手掌上的那小金点呢？

我苦笑了一下：“一切和我事先所猜想的太吻合了，所以我怀疑这是在一种自我催眠的情形之下，由我自己幻想出来的。”

白素皱着柳眉：“你说说看，究竟听到了些甚么？”

我握住了白素的手，将刚才我一个人在静室中所经历的事情，和她讲了一遍。白素听了之后，一字一顿，以一种十分肯定的语气：“那是真的。”我怀疑道：“你怎么知道？”白素道：“因为你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我忙道：“我不能不拒绝啊，你想想，我们有甚么能力去做这样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事呢？”

白素点头道：“所以我说刚才你所经历的一切是真的，如果那是你的幻想，你一定早已答应了，任何人在作幻想的时候，他自己一定是一个勇往直前、无所不能的英雄，而绝不会是一个思前顾后、唯恐不成的人。”

我想了想，刚才的经历，每一个细节，我都可以回忆起来，那其实并不是幻想，而白素之所以没有听到那种高级生物的声音，当然是因为她的脑电波频率，不论在甚么情形之下，都无法适应那种音波的缘故。

我同意白素的看法：“你总算帮我解决了一个疑问，而对于天外金球的事情，我看也可以告一段落了，如今所等待的，只是等天外金球复原之后，将它归还给人，我们也可以无事一身轻了，我们……”

我只讲到这里，便没有法子再讲下去了。

因为我看到白素以一种十分怪异的目光望着我。那种目光，使我立即知道她的心中有话要说，所以我便停了下来，让她发言。

我才一停口，她便道：“事情已经完结了？你这是甚么意思？”

我摊了摊手，道：“不是么？”

她摇头，道：“不是，至少我认为如此，你怎能让那群可怜的生物，在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星球之上，继续过着他们不愿意过的日子？”

我伸手在额头之上一击，叫道：“噢，不！”

白素侧着头道：“你难道一点也不可怜他们？”

我忙道：“你错了，你以为他们是甚么？是柔顺的小白兔，是在掌上怯生生爬行的金钱龟，是小动物么？他们不是，他们是智能比我们高一百倍、科学比我们发达一千倍的高级生物，外星人！”

我算是已将事情讲得再明白也没有了，他们和我们相比，我们地球人才是可怜虫，试想，地球在遭遇到毁灭的危机之时，可以想像所有的地球人，共同在一艘大飞船中逃亡么？

白素却仍然道：“他们很小，小得看也看不到，不是么？”

我大声道：“是的，他们小，但是他们强，他们比我们进步，他们不是弱小！”

白素固执地道：“如果他们不是弱小，那么他们为甚么来请求我们帮助呢？他们全体都需要我们的帮助，经历了几百年之久，他们才向一个和他们全然不同的生物，发出了要求帮助的叫喊！”

白素的话中，充满了感情，我叹了一口气道：“好了，让我问你一句，你想我怎样？”

白素的回答在我意料之中，但是她回答得如此之外，那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道：“帮助他们，去干！”

我呆了好半晌，才道：“小姐，你说得简单，你知道我们要干些甚么？我们要偷进那地方去，将一块大约两立方公尺的岩石，从一个庞大的建筑物的底部抽出来，还要将它运出来。然后，再要找一枚冲力强大得可以射到那个空际的火箭，将那块岩石送到虚无飘渺的太空中去！”

我讲到这里，顿了一顿，才又道：“小姐，就算那地方的统治者是你的表哥，美国总统是我的表弟，他们也做不到这一点。”

这一番话，令得白素有点动容。

她也呆了半晌，但是，当她再开口的时候，讲出来的话，却又令得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她道：“你还没有开始去做，怎知道这一定不成呢？”

我实在无法再说甚么了，因为这件事，就算是白痴也可以看出是行不通的。

但是我却不能将这句话讲出来，有哪一个男人，敢当着未婚妻的面，将她比喻作白痴的呢？我只是翻了翻眼睛，向外走去。

我刚跨出了一步，白素便将我叫住：“卫，你这是甚么意思？”

我道：“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不必再讨论。”

白素道：“你的意思可是已经答应帮助他们？”

我的耐性，可以说已到了顶点，我并不直视白素，只是沉声道：“不，刚好相反。”

我一面说，一面穿过走廊，向前走去，当我走到了另一间房门前的时候，正待打开房门走进去，却听得白素道：“你不去，我去。”

第十部：不可能完成的事

我转过身来：“你疯了？”

白素道：“或许是，但是我却不能知道了有这样一种奇妙的生命需要援助，而我却不出力。”

我仍然望着她，心中在想着用甚么样的语言，才能消除白素确中那种疯狂的念头。但是我还未曾开口，白素已经道：“而且，要研究这个天外金球，是你提出来的。”

我颇有难以招架之势，摊手道：“好了，好了，就算要讨论的话，明天再讨论可好？”

白素慢慢地来到了我的面前，我们两人都有点因为刚才那种不愉快的争执而对对方有一些歉意，但是我们两人，却也绝没有改变我们主意的意思。

她在我的面前，默默地站了片刻，才道：“好，那么，晚安。”

她转身走了开去，她的卧室在我的对面，我看她关上了门，也进了卧室，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我大概是睡着了之后不久，就开始做恶梦的，我梦见自己在一座极其庞大的建？？物之前，用力想把下面的一块石头抽出来，我抽得满头大汗，突然“轰”地一声，整座建？？物都倒了下来，压在我的上面，奇怪的是我竟没有死，像是矿坍了之后，我被埋在矿坑中一样，不知经过了多久的挣扎，我才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我大叫：我得救了！我得救了！就在那种狂喜之中，我醒了过来。

那是一场十分骇人的噩梦，我在惊醒之后，仍是免不了心头剧跳，然而最奇怪的是，在我醒了之后，我仍然听到有人在叫着：“卫斯理，卫斯理。”

我陡地坐起身来，室内除了我之外并没有人，但是我立即想到：那一定又是“他们”！

在我已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之后，他们竟然又来缠我，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难道他们要缠我一世么？我不禁十分愤怒：“这算甚么，我在睡觉，我想你们应该知道的！”

那声音道：“是的，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吵醒你，真对不起。”

我悻然道：“甚么事情？”那声音道：“白小姐走了，她单独去了，卫先生，她一个人去，十分危险，所以我们不得不吵醒你，告诉你。”

我从床上直跳了起来，叫道：“甚么？”

我的心绪一激动，便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在那样的情形下，还在乎甚么声音不声音，我冲出了我的房间，便呆住了。

对面那间房间的门开着，一张纸条，被从打开了的窗户中吹进来的风，吹得团团乱转，我一个箭步窜了进去，卧室中是空的。

我俯身拾起了那张纸条来，上面写着几个潦草的字：“我必须去，我知道明天讨论的结果，你也定会去的，我只是先走一步而已，素。”

那是白素的字，白素真的走了。

我大叫道：“她在甚么地方？”

我得不到回答，因为我那时候的心绪不宁静，我的脑电波频率便无法和“他们”发出来的声波发生感应。

然而，在那样的情形下，要我定下神来，听他妈的混账声音，那实在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我尽我一切可能地诅咒“他们”，然后，我冲出了大门。

在我刚一冲出大门之际，我呆住了。

在黑暗的花园草地上，有着无数闪亮的小金点，至少有几千个。那些小金点，排成了清清楚楚的两个字：机场。机场，白素在机场！

我拿起电话，拨飞机场的电话，三分钟之后，我便听到了白素极其抱歉的声音。

我认为我应该“大振夫纲”了，所以我声势汹汹地问题：“你这是甚么意思？是不要再见我了么，你说！”

白素的声音中，带着哭音，她道：“当然不，你快来，我一定要见你，我现在就要见你。”我叹了一口气：“好的，我来。”我放下了电话，匆匆收拾了一下，将那只金球放在一个十分妥善的地方，便赶到了机场，我一到，白素便扑到了我的怀中：“快，飞机快起飞了。”

我看着她，摇了摇头：“你是一个天大的傻瓜，你知道么？”

白素道：“我知道，你也是傻瓜，因为你要娶一个大傻瓜做妻子。你怎么知道我走了的？”

我刚想回答，我的手背之上，便有了一种十分轻微的感觉。

我连忙翻起手背来，我的手背上，沾了不少金色小点，就像是有一些极细的小金粉，落在上面，在每一根汗毛之上，都有着一粒。我道：“你看到了没有？”

白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看到了，他们竟有那么多！”

她一面说，一面伸出手指来，竟想去抚摸那些金粉，我连忙阻止了她：“别碰他们，你碰上去的力道虽然轻，但是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千斤重压了。”

白素缩回了手：“那么小的外星人，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想，他们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这件事的。”

我没有说甚么。

因为这时候，我如果说这件事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话，那么结果一定是引起一场十分不愉快的争论。

如今我之所以不和白素再多争执，是因为我的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

我所定下的主意是：我和白素一齐到那块基石所在的地方去，让白素自己去发觉，那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事，到时候，我们再一起退出来。

只有那样，白素才会死心。

也只有那样，白素才不会和我再起争执。当然这样做，要冒着极大的危险，但是白素在那个地区，认得了很多游击队的领导人，以及学会了那地区的言语，而我也会讲那地方的话，而且，我们是两个人。

我们这次冒险的程度，是绝不会比白素上次单独走进那地区时更甚的。

那些沾在我手臂上的“金粉”，不多久便消失了。他们突如其来地消失，

那是由于它们的速度实在太快的缘故。那么小的体积，再加上高得出奇的速度，这种“小飞船”的本身，便具有无穷的破坏力。因为科学愈是发达，一切仪器机械便愈是精密，我实是不能想像，有这样小的粒子，穿过一架正在飞行中的喷射客机引擎时，会引起甚么样的后果。

我们上了机。飞机向北飞去，等到天色黎明时，我们已降落在一个满是白皑皑积雪的巨大山峰之下的一个小机场上。

我们坐车子进城，这是一座小城，但是却绝不清静。小城中几乎有着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

那么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全部聚集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之中，当然是各有目的的。

但是大多数却全是打着“爬山团”、“探险队”的名义来的。

所以，在这个小城中，供应最充分的商品，便是一切爬山的用品。

我和白素，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之下，仓猝来到这里，而面对着我们的，便是绵延不断的高峰，当然我们也必需购买一些用品。

但我们究竟不是去登山探险，我们是要经历长途跋涉的，是以我们能带的东西，也不能太多。

当天晚上，我们便已开始踏上征途。

我们走的是白素上次走过的那条旧路，先穿过一片丛林，那片丛林，就化了我们近两天的时间。而在将穿出丛林之际，我们还得避开哨站和巡逻队。

接着，我们又翻山越岭，深入腹地，七天之后，白素和第一个游击队取得了联络，那个游击队是在一个十分隐秘的山谷的庙宇之中，为了白素的重来，几百人进行了一夜的联欢，再接下来的日子中，我们沿途有游击队的照应，可算十分顺利。

足足有一个月之久，我未曾得到“他们”的音讯。我几乎是一静下来，便镇定心神，希望能和他们联络一下的，但是却总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一个月后，我们已渐渐接近神宫了。

我们开始向神宫走去，没有多久，便都觉得有一些很小的金点，在我们的眼前，不断地闪动着，像是在带路。

如果不是我们早知道了那种小金点的来历，根本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就算看到了，也至多当它是一点尘埃而已。

但如今，我们却知道那是一艘飞船，这种飞船，被称为“六人飞船”，也就是说，在这艘飞船之中，一共有六个细小的外星人之多！

这些人的形体如此之小，但是他们的智力，则远在我们之上。

我忽然心中想：将这种小“人”放大到和我们一样大，不知道是甚么样子的？下次和“他们”通话的时候，倒要问他们一下。

我们向神宫走近，没有人认得出我们是假装的土着，到了神宫的近前，“六人飞船”又转了方向，向左转去，不一会，便将我们带到了神宫左翼的一个建？？物之前。

我们离神宫还相当远，因为神宫附近，都有士兵守卫，当那小飞船消失了之后，我取出了望远镜来，向前观望着。

那附属的建？？物有五层高，看得出是后来加上去的。

那建？？全是一块块大石块砌成的。大石块作灰色，但是在最底部，却有一块很大的石块，是褐金色的，颜色十分美丽。

我看到了那块石头之后，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我将望远镜交给了白素：“你看到了没有，那块石头被压在最下。”

白素道：“我看到了，很美丽。”

我道：“的确是很美丽，但是怎么取出来呢？”

白素望着我，又回过头去看望远镜。然后，她放下了望远镜，一句话也不说。

我趁机道：“你现在也看到了，那根本没有可能！”白素摇头道：“不，我是在默算，需要多少斤烈性炸药，才能将上面的建？？物一齐炸掉。我是说，这块石头，无法将之抽出来，必须要将上面的建？？物炸掉，然后，才能取出那个星球来。”

我又呆了半晌，才道：“那还不如将周围的石块炸去，要方便得多了。”

白素忽然妩媚地笑了起来：“是么，那我放弃我的办法，用你的办法好了。”

在那一刹那间，我知道，我上当了。

白素特意提出一个十分骇人的办法来，要我讲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来代替她的，那么，我的“不可能”说，便不攻自破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还能说了不算么？

我瞪了她一眼：“好，可是，哪里有炸药？布置炸药，要恰好将周围的石头炸去，而又不影响整座建？？物，又要保持那块石块的完整，这需要一个专家！”

白素笑道：“专家我有。”

我道：“在哪里？”

白素向我的鼻尖指了一指：“在这里，在我的面前，就是你！”

我几乎被她气得跳了起来。但是我却没有法子反驳她的话，因为我对于各种炸药，使用方法方面的知识，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专家！

我本来还想问她上哪里去找炸药的，但是这时我也不再多问了，问也白问的，看来白素若是决定了要去做一件甚么事，那就算天塌了下来，她还是一定要去做，原来她的固执，远在我之上。

我想了一想：“爆炸声至少可以传到五哩以外，听到了爆炸声，大批军队将从四面八方开来，你可知驻在神宫附近有多少士兵？我相信不会少过三万人，那时，我们怎么离去？”

白素睁大了眼睛望着我。

我叹了一口气：“所以，我们还是离去吧，做不成一件根本做不到的事情，绝不是甚么耻辱，没有一个科学家会因为发明不了永动机而难过，我们还是快离开这里吧。”

白素仍然默不作声，但是，过了片刻，她却反问道：“你怎么知道在爆炸之后，所有的士兵全会向前涌过来呢？”

我道：“他们不过来，难道留在原地打麻将？”

白素道：“我们可以在爆炸后，立即离开，然后，过上一两天，再来取那块大陨石。”

我没有办法了，只得道：“好，我们先去找炸药吧！”

我们回到了住所，那几个游击队的领导人，听说我们准备动军用仓库的脑筋，都大是兴奋。

这正是游击队们久欲动脑筋的目标，因为仓库中有着大量的军火，而

他们最需要的，正是军火。

我心想，反正是干了，就索性大干一场吧。

于是，我通知他们召集尽可能召集得到的人，来听命于我，去仓库中搬东西。

所以，第二晚，当我们出发的时候，不是我和白素两个人，而是六百多个人！

六百余人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穿着相当宽大的衣服，有的还推着小车。我们约定了一个时间，进攻，“战争”很顺利，占领了仓库。

六百多人竟可以搬走如此众多的军火，这真有点令我吃惊，有两个少年，每人身上挂了七八支枪之外，还抬走了一门迫击炮！

而我，也找到了需要的炸药、起重工具和卡车。

我驾着车，化装成一位军官，并且取了他的证件，白素也化装成一个女军官，一齐向神宫驰去。车子可以驰到离那块??石相当近的地方。在车子到达目的地时，那六百多名盗走了武器的人，也到了安全的地方了。

我和白素一直来到了那块??石之前，仍然没有甚么意外。

我将那些炸药，一条一条地贴在那块??石的边，然后将引线拖了出来，到了我们停车子的地方。

当我完成了那些之后，我只要按一下——，惊天动地的爆炸，便发生。根据我的布置，在那块??石的周围，所有的石块都会被炸松，而那块严石，将会毫无损伤地跌出来。

整个建??物的基部，将出现一个大洞，但是整座建??物却不会受影响。

一切似乎都已十分完美了，但是我却还不按下——去。

因为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法子解决。

当然，我按下——，一切发生，但问题在于，卡车不能驶近去，我们虽然有起重工具，但是却仍然无法将那块??石搬回卡车来。

如果有足够的人力（我们也可以召集足够的人），那么，我们可以将大石运到卡车上，但这却需要时间，至少要半个小时。

而在半小时之内，闻声而来的大队士兵，一定已经开到，阻住我们的去路了。我耐心将这个大向白素说了一遍，白素默然半晌：“那我们只能分两次来进行了，先爆炸，再来搬运石块。”

我摇头道：“爆炸发生之后，军方一定深究发生??炸的原因，一定派更多的人来守卫——”

白素不等我讲完，立时道：“慢！我想起来了，当爆炸发生之后，我想对方一定也可以知道那块??石与众不同，他们可能会设法将大石运走！”

我也不禁呆了一呆，白素的话是十分有道理的，对方可能也会将大石运走！

在运输途中，我们将那块大石抢下来，那不是方便多了么？

我将手按在——之上，白素将手加在我的手背上。我们两人一齐出力，向下按去。

那一下爆炸声，极其惊人。爆炸的气浪，令得我和白素两人，身不由主地向后跌去，我们想抓住石角，以稳住身形。但是我们却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在隆隆的爆炸声中，那辆卡车翻下了山去，我们也向下滚下去，直到滚下了好几十??，总算才抓到了一??树。

这时候，??炸的现场究竟是如何模样，我们也看不到，我们只看到一阵阵的浓烟，向上升来，我们向下看去，下面的山坡不是很陡峭，我忙道：“我们由下面离开。”

白素点了点头，我们一齐向下攀去，等到脚踏实地之后，我们找到了一条小路，翻上了另一个山岗。

守卫军队的行动之快，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在翻上了另一个小山岗，在黑暗之中隐伏下来之际，只见大队大队的兵士已向前冲去。

我们看了一会，才悄悄地退了回去。

附近全已在实施戒严，几乎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

这可苦了我们，我们闪进了一所空屋子之后，便没有法子再前进一步。

在这个神宫所在地的城??中，有很多这样的空屋子，屋主人不是死了，便是参加了反抗的行动，所谓“十室九空”，大概就是这时的写照了。

我和白素缩在墙角中，希望不要有人来搜索这间空屋子。

我们听到一队队士兵开过去的声音，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发生甚么问题。

一直到天亮，我们从小得可怜的窗口中望出去。街上根本没有行人，只有大队荷枪实弹的兵士，在走来走去。

我们被困在这间空屋之中，一连几天，一步也不敢出去，靠着干粮充饥，到第五天晚上，才看到警戒略松，我和白素离开了屋子，可是无论怎样，我们都无法接近爆炸现场。直到白素也认为绝望了，我们才离开。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在一处旷野中，我坐着，望着星空，忽然我的耳际，又响起了声音。

那种声音一传入了我的耳中，刹那之间，我也不理会他们要讲些甚么，便立即大摇其手：“别再说了，我不能再帮你们甚么了。”

那声音叹息了一声，静了下来。

我以为“他们”就此离去了，但过了片刻，第二下叹息声又传入了我的耳中。如果不是我知道那叹息声是那种微小之极的星球人发出来的话，一定会以为有危了。

我没好气道：“你们还不走么？”

那声音道：“是的，我们不会再来麻烦你了。我们还要谢谢你，因为你究竟已帮助了我们，而且，你们已完成了最困难的部分。”

那声音第三次叹息。

随着第三下叹息声，那声音又道：“你想看看我们是甚么样子的，是不是？你有显微镜么？”

我挥手道：“当然没有，你们去吧，我也不想看你们的样子了。”

第四下叹息声传入了我的耳中，只不过那一下叹息声渐渐远去了。

我如释重负地躺了下来，我实在已经受够了，能够摆脱这样的小生物，实在是天大的幸事，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会生出甚么古怪的念头来！

我躺了下来。当我躺下来的时候，我听白素翻了一个身。

我心中暗自祷告：刚才的话，最好不要让白素听到，因为给她听到的话，说不定她会斥我没有同情心了。

白素翻了一个身之后，并没有甚么声音发出来，她显然是睡着了。

我舒舒服服地伸了一个懒腰，但是，也就在这时候，我突然听到白素道：“是的，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我陡地一惊，翻身坐了起来，白素说“我听到了”，那是甚么意思？是不是这种“人”找到了甚么方法和白素通话呢？

可是我却听不到甚么声音。

白素接着又道：“别感谢我们，我们其实把事情反而弄糟了！”

真是“他们”！

又过了一会，只听得白素突然以充满同情的声音道：“是么？那太糟糕了，那实在是太糟糕了，我看还是我们再——”

我不等她讲话，叫了起来：“别说了，别说了，刚才我已将他们打发掉了，你又答应他们一些甚么？”

白素气冲冲地道：“你愈来愈不尊重我了，我正在和人讲话，你怎么可以打断我们的话头？”

我也没好气起来：“你不是在和人说话，你是在和不知道甚么样的东西讲话！”

白素道：“你曾答应过人家，而如今又想半途而废。”

我道：“那么，你准备怎么进行呢？”

白素道：“我们可以设法将那块石头弄出来。”

我不再出声，只是听着她讲。

白素又道：“等到那块？？石运出来之后，可以再想办法。”

我叹了一口气，道：“空口讲白话没有用处，想办法，有甚么办法可想呢？就算得到了那石头，哪里来火箭将之送入太空？”

白素又呆了半晌：“看来，真是没有办法了？”

我连忙道：“你开始正视现实了。”

白素侧着头，想了好一会，才慢慢地向外走了出去，站了一站：“可是我总感到，我们欠了他们一些甚么。”

我没有答腔，只是目送着她走了出去，她走了几步，又站定了身子。

然后，她转过身来道：“刚才，他们并没有再要我帮忙！”

我忙道：“那就最好了。”

白素苦笑了一下：“可是，我却老感到，我们若是就这样罢手了，那对不起他们。”

我赶了出去，握住了她的手：“别胡思乱想了，那种『人』既然已在地球上生存了几百年，当然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

白素却摇头道：“不，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最需要的一种气体，已快用完了，他们全体，至多还有半年可活，这是他们刚才告诉我的，而他们的行星，如果能够回到他们原来的空际之中，那么，就没有问题了。”

我听了之后，心头也是十分沉重。

这些“小人物”，毫无疑问，是一种极其优秀的高级生物。他们优秀到了可以避免与他们的星球一齐毁灭的程度，优秀到了在地球数百年，但是绝不扰及地球人的程度。

这样优秀的一种高级生物，要全部毁灭，那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但是，我们又有甚么办法呢？

我和白素一齐沉默着，过了半晌，白素突然道：“我想，我们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办得到这一点的了，我们或者可以向强国的政府求助？”

我苦笑道：“你想，我们的话，会有人相信么？一个政府肯拨出巨大的

经费来从事于这样无稽的行动，易地以处，你肯么？”

白素也苦笑了起来。我们两人都因为心情沉重而睡不着，索性一齐慢慢地一直踱到了天亮。

天亮之后，我们再继续赶路，走了四天，才到了一个小城中，那地方是有机场的。

我们搭飞机来到了加尔各答，在加??只不过逗留了半天，立即又搭飞机回到了家中。

第十一部：最后的争斗

老蔡热烈地欢迎我们，回到了久别的家中，我们的心情应该是十分愉快的。但是我们两个人却笑不出来。

我本来认为白素的主张，十分可笑，因为我们既然爱莫能助，自然应该心安理得的，但是如今的情形，却是大不相同。

如今，我们知道那些高级生物，在大约半年的时间内，要全部死亡了。

那一种难以形容的不舒服的感觉，压在我们两人的心头，使我们几乎没有法子欢乐。

我们尽量避免提起这件事来，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拚命寻找游乐，但是在那几天中，我们却从来未曾开怀地笑过一次。

到了第五天晚上，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叹了一口气：“我看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来讨论讨论怎么办吧。”

白素幽怨地望了我一眼：“我早就想提出来了，但是又怕你不听我。”

我摇头道：“我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人，是绝不会有这个力量的，我们不妨向大国政府求助，看看是不是会有结果。”

白素喜道：“这就是我所提出来的办法。”

我又道：“首先，我们还要和他们通一次话，看看他们可有甚么别的国家急需的科学知识，作为交换帮助他们的条件。”

白素点了点头，我们两人，都一本正经地盘住了腿，静坐了起来。

我们都期望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但是，一小时很快过去了，我们甚么也未曾听到。

我和白素面面相觑，我们只当自己的心绪，还未真正的宁静下来，所以我们的脑电波，便不能和那种高级生物所发出的声音，发生感应。

所以我们继续静坐下来。

然而，又过了两小时，仍然是一点感应也没有。

我们明知愈是急躁，便愈是难以和这些高级生物通话，但是我和白素两人，却都不由自主地焦急起来，我们决定今晚放弃这个企图了。

我们自己对自己解释，那些小生物如今一定是在不知甚么地方，未能知道我们和他们通话的意图，所以才一无结果的。

所以，我在放弃了静坐之后，当即向印度方面，通了一个长途电话，一则，我的行动，可能使那些“人”知道我的所在！二则那天外金球——星际人的奇妙的太空船——我还未曾归还给章摩，我告诉了章摩的秘书，金球

的所在，并抱歉我不能亲手归还。

同时，我还附带问了一下，章摩是不是在这几天有特别的感应？我得到的回答是不。

有二天天黝黑，我和白素便开始静坐，可是一直到午夜，我们仍是一无所获。

我们两人都觉得十分沮丧，我首先站了起来，白素望了我一眼：“你别心急——”

她一句话未曾讲完，突然停了下来，而我的心神，也突然紧张了起来。我居住的地方，本就十分寂静，而且这时又是午夜了，可以说有任何一点声音，都瞒不过我们的耳朵的。

就在白素的话讲到一半之际，我们两人，都听到楼下的大门上，发出了轻微的“格勒”一声响。

有人在用钥匙开门！

这屋子中只住了三个人。我、白素、还有老蔡。

我可以肯定老蔡是早已在他的房间中睡着了，我和白素都在这里，那么，开门的是甚么人？

我连忙向白素作了一个手势，将房门慢慢地拉开了一线。

我们静坐的所在是我的书房，我们是早已熄了灯的，楼下的客听中也没有灯，但由于我的眼睛已习惯于黑暗的缘故，所以我向通道走廊的栏杆一望下去，就看到大门的门把在缓缓地转动。

过了不到半分钟，大门便被人轻轻地推开了三寸。大门被推开了三寸之后，一条铁？？，便使得门不能继续打开，于是，我又看到一柄钳子从门缝中伸了进来，去夹那条铁？？。

我趁这个机会，向白素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她留在书房中。而我自己，则推开了房门，冲出了一步，来到了楼梯口子上。

我不是由楼梯走下去的，因为那不但慢，而且容易发出声响来。我是跨上了楼梯的扶手，疾滑了下去的。那本是小孩子最喜欢的游戏，但却也是无声而迅疾地下楼梯的最好方法。

我滑下了楼梯，刚在一张沙发后面躲了起来，便又听到了“得”地一声，那根铁？？被夹断，一个人推开门，走了进来。

我本来以为，打开门来的不速之客，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偷。

可是，当那人一推进门来时，我自沙发背后，探出小半个头看去，一看之下，我突然吃了一惊，那偷进来的人，身形相当矮小。

我没有看清那人的面貌，事实上，我根本不必看清那人的面貌，便可以知道那是钱万人！

这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钱万人似乎还有同伴，但是和他一齐来的人并没有进屋。我之所以作如此判断，乃是因为他进屋之后，向前看了一眼，立时又向外面作了一个手势的缘故。

我看到钱万人向前跨出了一步之后，已掏出了手枪，套上灭声管。

看到他的手中有武器，我又改变了我的计画。

本来，我准备站起来大声喝阻，然而此际我已明白，他夤夜前来，目的大有可能是实行极其卑鄙的暗杀，那我又何必跟他客气？

我的双手，按在沙发的臂上，看着他的蹑手蹑足，一步步地向楼梯口

走去。

等到他来到了离沙发只有五六??之际，我用力推出了沙发，整张沙发，带着极大的力道，向前撞了过去！钱万人虽然立即发觉，转过身来，“扑”“扑”连射了两枪，但是，他的身子仍然被沙发撞跌在地。

我在推出了沙发之后，身子便一直蹲着，钱万人的两枪，都射进了沙发中，我一看到钱万人被撞倒，双手抓住了地毯的边缘，将地毯猛地向上抖了起来。钱万人跌倒在地，一骨碌爬了起来，可是他却防不到脚下的地毯在刹那之间会抖了起来，是以身子一滑，再度跌倒。

当钱万人再度跌倒之际，我身子，已经向前扑了过去。而由于他手中有枪的缘故，我是拉着地毯，一齐向前扑出去的。

钱万人放了两枪，他射出的枪弹穿透了地毯，我侥幸未被射中。

但是，我已不给他有机会发射第三枪。因为我已连人带地毯，一齐压到了他的身上，我顺手拉起了一只用整个树根雕成的小几，重重地向下，敲了下去。

虽然隔着地毯，但是仍然可以知道钱万人的头部在甚么地方，我那一击的力道十分大，击下去了之后，钱万人的身子便不动了。

我为了可靠起见，再补击了一下。

那第二下敲击的力道，却不是十分大，因为我怕将他的脑壳敲碎了。

我不想令他死亡，只是要他吃多些苦头，好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惹的，敲过了第二下之后，我站了起来，先到门口，将门打开了一道缝，向外看了一眼。

我们在客厅中的打斗，虽然激烈，而且钱万人还发了四枪，但是由于枪是配有灭音器的缘故，声音并不十分大。

当我拉开门向外看去之际，只见门外人影闪闪，足有七八人在外，监视着我的房子。而这些人，显然不知道他们的头子已经出了毛病了。

我再回到了地毯之旁，掀起了地毯，我发现我那两击中，有一击是击在钱万人的脸上的，因为他正可怕地流着鼻血，几乎连鼻骨都断了。

我将他拖着，上了楼梯。

白素在书房内问我：“甚么人？”

我低声回答道：“钱万人！”

白素吃了一惊，低呼了一声：“是他？”

我笑道：“怕甚么，你看他，十足像一条死鱼！”

白素呆了一呆，她随即低头一看，看到了钱万人的那种样子，她也不禁笑了起来：“怎么一回事？他何以如此不济？”

我拍了拍胸口：“不是他不济事，是我的神通广大，知道么？”

白素笑道：“老鼠跌在天秤上。”

我将钱万人拖了过来，取出了两副手铐，将他的双手，和我的书桌的不？钢脚，锁在一起。然后，我用一盆冻水，向他的头上淋去。

几乎是冻水一淋到了他的头上，他就醒过来了。

他睁大了眼，我将一盏极强烈的灯光，对准了他照射。在那样强烈的光线的照射下，他除了眩目的光芒之外，看不到任何物事。他的头左右地摆着，显然是他绝不知道自己来到了甚么地方。他的面上，也现出了焦急无匹的神情来，口角牵动着，大声道：“甚么地方？我在甚么地方？有人么？”

他竭力地挣扎着，蹬着腿，想要弯身坐起来，但由于他双手被制，所

以不论他怎样挣扎，都没有用处。

白素好几次要出声告诉他，他是落在我们的手中了，但是却都被我阻止。

我自己也有过这种经验的，那便是在自己不知道落在甚么样的敌人手中之际，心中最是惊惶、恐惧。那种滋味自然是十分不好受的。

而因为钱万人这家伙太可恶了，所以我就是要使他尝尝这种不好受的滋味。

足足过了十分钟，钱万人的声音已经变得嘶哑了，我才冷冷地道：“钱先生，你太激动了，一个半夜偷进别人家中来的人，怎可以大叫大嚷？”

一听到我的声音，钱万人立时静了下来。

这家伙也真厉害，他当然看不到我的，但是他的头部，却立即向我所站立的地方转来，这证明他的神经仍然保持着镇定。

我轻轻地跨出了两步，不再出声。过了好一会，钱万人终于沉不住气了，他道：“你们想将我怎样？”

我冷笑了一声：“这是我正要问你的问题。”

钱万人闭上了眼睛：“我已中了暗算，还有甚么好说的？”

我道：“如果不是你想暗算人，你又怎会中了我的暗算。我不妨告诉你，你想要那金球，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金球已经不存在了。”

那天外金球当然不是不存在了，但我故意如此说法，目的就是为了使钱万人死了这条心。我当然不会怕他，但如果他一直和我纠缠不休，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却也是极其麻烦的事情。

钱万人“哼”地一声，也不表示惊异，更不表示他不信我的话。

我继续道：“所以，你是白走一趟了，如今准备通知当地警方人员，将你带走。”

钱万人强充镇定不再存在了，他的面上，出现了肌肉的可怕的扭曲。他的面色，也变得可怕地苍白。他是一个特务——而且不是普通的特务，而是一个大特务。一个大特务而被当着小偷一样地落到了当地警方的手中，只怕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尴尬一点的事情了。

我的那句话，显然是击中了他的要害。

过了好一会，我又开口道：“怎么样，我现在就拨电话了，你还有甚么话要说？”

钱万人突然叫了起来：“不！”

我“哈哈”大笑：“你当然不会同意我的作法的。问题是你以甚么来作为我不那样做的交换条件？”

钱万人喘息着：“你要怎么样？”

我想了一想。钱万人是不顾信义的人，我当然不能凭他口头上的答应，便自轻信他的话。

那么，最好的方法，便是要他写下字据来。他如今隶属的军队，是世界上对自己人猜忌最甚的军队，整肃的阴影，时时笼罩在每一个军队成员的头上——包括士兵，以至将军。

如果他有一封信，表示他有？？露秘密的意愿，那么他是绝不敢再来麻烦我的了。

这个办法显然卑鄙一些，但是对付像他这样的人，却也恰好用得上。

我打定了主意：“好的，你写一封信，收信人是我，在信中，你表示有

很多重要的情报，要找我出卖，这封信写好了，你可以安然离去。”

钱万人咬牙切齿：“你是个卑鄙的老鼠！”

我冷笑一声，道：“这个头衔留给你自己用，再恰当也没有。”

钱万人的口角牵搐着，他沉默了五分钟，终于咬牙道：“好，我写。”

我准备好了纸与笔，俯下身，“卡”地一声，将他右手的手铐，打了开来。

我不能不说我自己太大意了。

因为我以为钱万人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之下，是没有机会反抗的。我解开了他的一只手，他还有一只被制，而退一步而言，即使他制服了我，还有白素在一旁，他又有甚么办法？

但是我却忽略了一点，那便是白素是深爱我的人，在我一受到危险之际，她会慌了手脚，只想到怎样令我安全，而不会想及其他的。

于是，我遭到了失败——那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所遭到的最可耻的失败。因为我是在几乎绝对优势的情形之下，反胜为败的。

我解开了钱万人的右手，由于我要解开他右手的手铐，我就必须离得他很近，这样，我自己也到了强光照射的范围之内，其余地方的情形，我是看不到的。

就在我刚一解开他的右手之际，我陡地觉得，似乎有两条黑影，在我的头上疾压了下来。

等到我要想逃避时，已经迟了！

那是钱万人的两条腿，他猛地抖起双腿，挟住了我的头颈，将我的身子硬拖了过来。

在那样的情形下，我只来得及重重地送出了一拳。

那一拳的力道，着实不轻，是送在钱万人的肋骨上的。但是，那一拳却不能挽救我的败势，钱万人右手猛地一挥，像是变魔术一样，他的手中，又多了一柄小巧的手枪。

他的手腕还戴着手铐，但是那却并不妨碍他的动作，他将那柄手枪的枪口，压住了我颈旁的大动脉，然后喝道：“将灯移开！”

那一切变故，全是在电光石火、极短的时间之内发生的，白素完全被惊呆了。白素是在几秒钟之内，便恢复了镇定。但你当她恢复了镇定的时候，对我不利的局面已经形成了。钱万人再度喝道：“将灯移开。”

我估计钱万人在眼前陡然一黑之际，是会有一个短暂时时间视而不见的。

但是我却绝没有法子利用这短暂的时间来做些甚么。

我的颈际被枪口紧紧地压着，在那样的情形下，我怎么能乱动。

白素移开了灯，慌忙地道：“你放开他，有话可以慢慢地说。”

白素的这句话，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之下听来，若是我可以笑出声来的话，一定放声大笑了。因为那是极其可笑的事，钱万人怎肯放手？

钱万人冷笑了一声，“听我的吩咐去做！”

白素的声音有些发颤，她忙道：“好，你说，你说。”

我在突然被钱万人制住之后，脑中也是一片慌乱，直到这时候，我才略略定下神来，我勉力挣扎着道：“别听他指使！”

我讲了那句话的结果，是使得钱万人更用力将枪口压在我的颈上。

如果这时用枪压住了我颈部大动脉的是一个平常人的话，我可能还有

挣扎的余地。但是如今这个人，却也是深通中国武术的钱万人！钱万人在中国武术上的造诣，还在我之上！在那样的情形之下，我当然没有挣扎的余地。

我看不见钱万人手部的动作，但是我想白素一定是看到了他的手指，紧了一紧，是以白素立时尖叫了起来：“卫，别再动了。”

我吸了一口气，不敢再动。

钱万人冷笑了一声：“听着，先将我左手的手铐解开来。”

这实是奇耻大辱，钱万人的一只手还被铐着，可是他却制服了我！

白素连忙答应着，将他左手的手铐松了开来。

这一来，我挣脱的希望更减少了。

钱万人狞笑着：“在门外，我有八个同伴在，你去带他们进来。”

这八个人若是一进来，我可以说不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但是如今，我却没有办法子可以不让白素去做这件事。白素站了起来：“我去，但是你绝不可以伤害他，绝不能！”

钱万人狞笑着：“你放心好了，我还有许多事情要问他哩！”

白素叹了一口气，急急地走了开去，钱万人等她出了门，才道：“卫斯理，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你也有落在我手中的一天？”

我心中拚命地在思索着，如何去扭转劣势，但是我的脑中，却是一片空白。

我听得钱万人得意地笑了笑，然后道：“第一件你要回答我的事是：那金球在甚么地方？”

我的回答显然使他十分愤怒，因为我道：“你得不到它了。这金球是甚么东西，你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它已经被我毁去了。”

钱万人冷笑着：“你将金球毁去了？那是绝无可能的事情，金球究竟在甚么地方，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去考虑这件事。”

我仍然坚持：“是已经毁去了，你能逼我讲出甚么第二个答案来？”

钱万人冷笑道：“一分钟，如果你不说的话，我便将你带走，将你带到我们工作的单位去，将你当作特务，受军法审判！”

我听了他的话，身子不禁抖动了一下。

这是一件可怕之极的事情，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我宁愿他如今就一枪将我射死了。

我没有回答，钱万人冷冷地道：“还剩四十五秒。”

我仍然不出声，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他又道：“还有三十秒！”

就在这时候，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传了进来，显然是有许多人走上了楼梯，接着，白素便推门而入，道：“他们来了。”

钱万人先道：“只有十五秒钟了！”然后才道：“进来两个人。”

两人应声而入，我看不到他们的人，但是却可以听到他们的脚步声，那两个人走到了近前，又听得钱万人吩咐道：“扭住他的手臂，枪要紧紧紧地抵住他的背脊，千万小心。”

我的身子，随即被两个人提了起来，钱万人的手枪，离开了我的颈际。

而就在那电光石火的一刹那间，一切全变了。

白素飞快地掠了上来，一掌反砍，砍在钱万人的手臂上，钱万人料不到白素忽然之间，会有这样的一着，一掌正被砍中，手中的枪，“拍”地一声，跌了下来。

在那一瞬间，我也莫名其妙，不明白何以白素在忽然之间，竟不再顾

及我的生死安危了。

紧接着，拉住我的两个人，也突然一松手，两人一齐向前跳了过去，钱万人的双臂，已被他们两人紧紧地执住了。

在那片刻间，我只看到，那两个人中的一个，身形高大，单看他的背影，便已令人生出一股肃然起敬的感觉。

我一张口，刚要叫出那人的名字来，但是钱万人却已先我一步叫道：“白老大！”

那人是白老大，白素的父亲！

他是在法国研究如何使新酒变陈的，竟会突然之间来到了这里，那实在是我所绝对想不到的。白老大一到，事情当然已解决了。

白老大身上这时所穿的，是一套不十分合身的西装，我相信那一定是他在屋外，制服了钱万人带来的人之后所穿上的，这也是为甚么他跟着白素进来之后，钱万人一时之间，竟未觉察的原因。

我向白素望去，白素扑进了我的怀中。我和白素一齐来到了白老大的面前。和白老大一齐来的，是另一个精神奕奕的老年人。

钱万人这时，已颓然地倒在一张沙发上，面如死灰，身子也不由自主地发着抖。

白老人目光炯炯地望着他：“听说你现在当了大官了，是不是？”

钱万人并没有回答。

白老大又缓缓地道：“我们这些人，可能已经落伍了，不适合时代的潮流了，但不论怎样，我们总是草莽中人，怎可以和官府在一齐？更不可以自己去做官，你难道不明白？”

白老大顿了一顿：“这一番话，早在你替日本人当汉奸的时候，我已经说过的了。”

钱万人的面色，更变得像死人一样，他的身子一滑，从沙发上滑了下来，“扑”地跪在地上，颤声道：“老大，别说了！别说了！”

白老大冷笑道：“本来，我是答应过你，绝不将这件往事讲给任何人听。只要你肯利用你如今的职位，多为老百姓想想，我也依然遵守诺言，可是如果你为虎作伥的话，我却也只有不顾信义了。”

钱万人汗如雨下：“是，老大教训的是，我一定尽力而为。”

白老大来回踱了几步，向我望来。我看得出白老大的意思，是在向我徵询处理钱万人的意见。

我想了一想：“如果钱先生肯多为老百姓着想，那么以他如今位居高官的情形来看，倒未始不是老百姓的福气，只是不知他肯不肯。”

钱万人连声道：“我肯，肯，肯！”

白老大来回地走了几步：“口说无凭。”

钱万人哭丧着脸：“你要怎样呢？”

钱万人并不是不勇敢和一击就败的人，他能够在我完全处于上风的情形之下，扭转劣势。如果不是白老大突然来到的话，那么我的处境，实是不堪设想。

但是，钱万人在白老大的面前，却是一点反抗的行动也拿不出来。

他和白老大两人，原来都是帮会中的人，而白老大的地位极高，他是素知的，当一个人看到了敌人而感到心怯的时候，就绝对不可能再和敌人周旋下去。

白老大站定了身子：“每隔半年，你便要做一件使我们知道的大事，要不然，我就将你的底细，送给你的上司。”

钱万人忙道：“这样……我很快就会被他们视作异己分子。”

白老大冷冷地道：“我看不会，你有足够的机智可以去应付他们。”钱万人叹了一口气，道：“好吧！”

白老大道：“当然，只要你肯答应的话，我们也不会太难为你的。你的几个手下全在外面。”

一听到这句话，钱万人的面上，才算有了一点生气。

白老大在他的肩头上拍了拍：“你还得向你的手下准备一个英勇的脱险故事才行。”

钱万人苦笑了一下：“别再拿我取笑了。”

白老大挥了挥手，钱万人狼狈地向外走去，到了门口，站了一站，看他的样子，似乎还想说些甚么，但是他最后却仍然未曾开口，只是叹了一口气，便打开门，走了出去。

我直到这时候，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幸而你们及时赶到，要不然，真是不堪设想了。”

白素笑道：“我也是万万料不到的，我一出门，就看到爹，我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白老大道：“我是乘夜班飞机来的，我想给你们一个意外的惊喜，所以未曾打电话来，却不料到了门口，见到七八个人鬼鬼祟祟，分明是要对你们不利，将他们全都制服了之后，他们道出了钱万人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准备改了装摸进来。”

我们大家都说笑了一阵，全然没有人觉得疲倦，我打开了酒柜，取出了酒来。等到我一杯在手之际，我才陡地想了起来：“你不是在研究如何使白兰地变陈的办法么？”

白老大站了起来：“是的，而且，我已成功了。”

我“啊”地一声：“你成功了，你一定可以成为全世界酒徒心目中的救世主，这是多少科学家研究不成功的问题，关键在甚么地方？”

白老大来回踱了几步，扬起手来：“很简单，将新酿成的白兰地，放在木桶中，置于阴暗之处，过上五十年到一百年，酒便香醇无比了。”

我和白素都呆了一呆，但是接着，我们都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白老大和他同来的人，也一起大笑了起来。

白老大所讲的办法，是多年来的老办法。事实上白老大是失败了，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是绝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白兰地变得香醇的！

我笑了好半晌：“那么，我们的婚礼，该饮甚么酒呢？”

白老大道：“我们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在在一个古堡之中，发现了一批陈酒，那可能是世界上最陈的白兰地，所以你们的婚礼，仍然有最好的酒。”

我们又笑了起来，白素才道：“爹，我将一件最奇的奇事讲给你听。”

她将有关金球的事，全部讲给了白老大听。她讲得十分之详细，有许多细节，根本是我也忘记了了的。

白老大静静地听着。

等到白素讲完，天已经亮了！

白老大一拍手掌：“你们没有再继续么？我们应该做这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小卫，尽量设法，再和他们联络。”

白老大的话，我是不敢不从的，于是，我像是苦行僧也似的独自在静室中过了七天之久。然而这七天我却一无所获。

在那七天之后的半年中，我和白素时时希望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我们一直失望，这些奇妙的高级生物，已到何处去了，为甚么不和我们联络了，那没有人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在半年之后，已经没有了他们所需要的气体，他们一定全数死亡。

这是极使我怅然，但是又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别以为我不关心他们，我和白素的结婚礼，是在半年之后，确知他们已不可能再有音讯之后才举行的。

（全文完）

